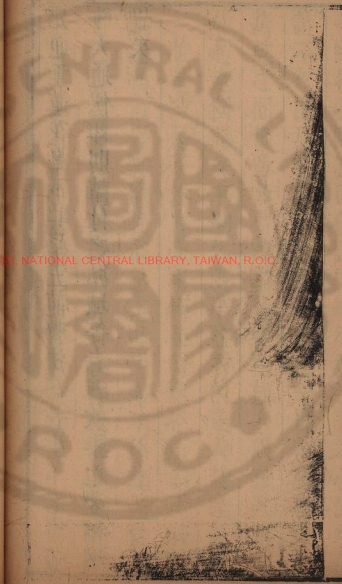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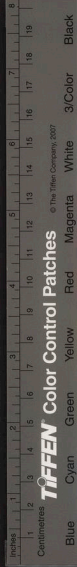
玉峯人瑞序

玉峰宮詹瑞屏顧公以甲戌某月稱五十申大司馬
謂館甥李君與解曰余憶七旬時正奴醜飲馬都城
下諸司削跡弗敢通而瑞屏公獨以冰王之雅操詞
爲不佞先歷敘生平及王事艱難勞苦狀甚悉知已
哉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爲我徵耆道人以抒感悰之
萬一可乎李君與顧公僚婿也于是冒暑走空山請
焉瑞屏公聞之曰禮云親在不稱老今太公七十矣
越明年而吾毋周安人亦如之余敢稱壽乎申大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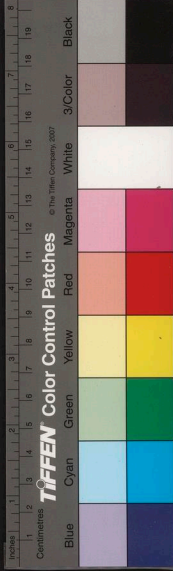


馬曰祭河必先海祝子必及親請觴筍洲翁而後觴
公幸無讓筍洲翁世家名孝廉年壯美姿儀請一縣
自効曰資格豈能困真英雄乎初令鉛山再令元城
皆以鳳山翁理縣譜師之平劇盜寃征徭兩縣歌慈
父而稱神君兩邀 覃恩以贈兩尊人即拂衣歸隱
太湖之光福山勅斷家事廬鳳山公後者三十餘年
而瑞屏公文名大震中午不榜選讀中秘書矣當路
有識者咄咄睨公曰是嘗爲國子生慷慨上書白貞
一劉侍御之寃者乎是嘗避庶常不就試座師追之

同年迫而促之還者乎甲子典閩試後苛摘策辭幾
蹈不測旋 召爲北祭酒諸生聚而觀曰是嘗褫帶
于大瑞賜環于 明聖一腔忠憤義形于色有萬夫
三軍不能奪者乎筍洲翁聞而笑曰博浪一椎豈可
屢試歸來乎瑞屏公即時上章請省覲遂奉 溫旨
獲如請而喜可知也屈指公與兩尊人合壽得一百
九十皆不爲功名富貴所牢籠而但以啜菽飲水爲
幸濁世紛紛今復有幾豈非大江以南之人瑞哉有
客曰筍洲翁經世之畧十不行二三故取償于兒即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六 五
瑞屏公經世之畧亦十不行四五必且取償于他日
之相業筍洲翁大笑曰償則似猶不足不足則似猶
有待有待則似猶責望于造物之將來此市論也曾
子之事曾暫未聞以功名償也老臬之望子瞻學士
未聞以相業償也仕隱如筍洲翁其卓魯中之巢許
矣祿養如瑞屏公其曾閔中之夔龍矣賑貧交贍疏
族著書以惠後學飛書以救鄉邦之父老子弟范文
正忠宣復見于今日之吳中矣烏何待烏何償又烏
何不足而屑屑焉求多于造物哉瑞屏公負朝野公
輔之望揆路駸駸終未免天人推出但若門庭大闢
筍洲翁與周安人悔入山之不浚耳李君曰唯唯否
否今請從申大司馬前進康爵奏人瑞之篇



登輿餘與周安人

神之望得亂髮髮絲未及天人並出出昔門或大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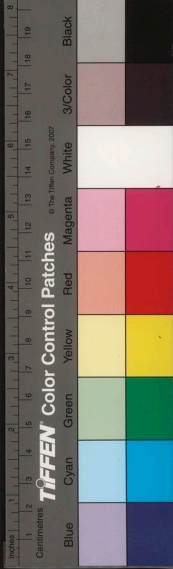
壽孟臯單公六十并賀質生鄉薦敘

癸酉八月孟臯單公春秋六十質生習生徵余文爲
壽余曰如緩之以俟質生報至至是果策名鄉書闈
中卷幾欲壓倒一時豪傑其恨不爲解首耳孟臯公
笑曰嘻足矣頃欲從兒白下遊以觀吾諸生時古戰
塲處而適聞縣大夫編踐更之役不獲往今得雋是
晚境解粘一樂也余讀漢文帝詔書孳孳以賢良文
學孝弟力田爲重有舉者四隣鄉三老爲絃歌薦酒
羔鴈填門往往選爲名公卿漢時猶有古意吾朝子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弟有賢良文學而後父兄始得升聞於朝故先輩急於課兒必收尊師取友之效而後已如吾鄉孟臯單公是已單氏出吾松聞家自匡廬成進士公課兒心益熱謝去諸生悉出其所藏萬卷書付之後人雖擅素封名而矜曉譽咳之間絕不露幾微顏色人猝有緩急未嘗以出亡爲解筌不待洗駮不待脫遑遑然如恐弗及也冬行陰夏行陽類恭士把機逡巡退讓類伏不鬪父子若朋友處類公西華而公不欲愛恣以成其少年之過質生閉門攻經術出輒前茅公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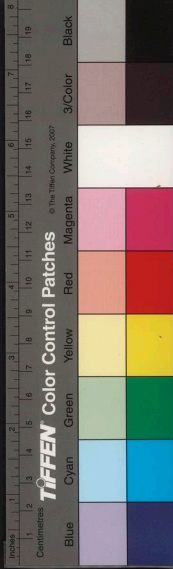
唯不加喜又能放意於古文詩歌樂府小令讀者欣賞而流傳之皆嘆曰才子才子老書生笑而迂之是得無與制舉義左耶公唯唯亦不加呵禁客訪質生兄弟公肅容而入簾籠靚韻肴俎鮮潔談藝者申旦不肯去公傾家釀繼之曰吾非好客直好賢耳今質生蓬蓬天蜚而公竟收尊賢敬士之報恭儉慈和行年六十而不少衰真一鄉之善士三代之吉人也多富多壽不亦宜乎今士大夫求田問舍汲汲皇皇進無尺寸以急公家退無銖黍以庇棄梓厓客舍人兒



甘言道譽不復知其子之躁靜賢愚何狀有賢士詣門則關者堅謝不爲通而其子錮于非僻之交遊揮金錢如糞土對典籍如仇讐竟父兄俱墮雲霧中即享上年何益豈孟臯公穀子食子獲于吾身親見之哉質生禮闈首捷後入對 大廷當事必以木天處之擁笏鳴珂重拜家慶直明春彈指問事也公請具白玉觴待賀客于碧桃花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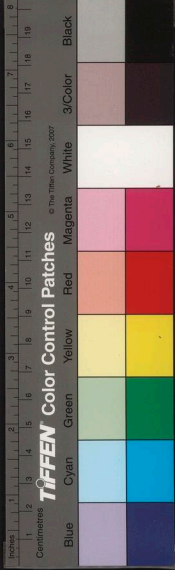
壽王閑仲六十敘

瑯琊兩先生文苑代興擬于蘇轍山兄弟而閑仲十五知名早九試輒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不忝口曰鳳麟衣鉢定屬此君甲午繇明經中比闈榜兩先生已前逝而獨王文肅公父子奇重之搵木天貴人以待逡巡若而年謁選憲幕不宦而歸識者相爲慨然而余獨笑曰閑仲此舉大有識夫以閑仲卓犖命世才俯首而攻時調扛鼎弄丸何施不可而秋髮漸已披肩矣猶與子彥褰裳匍匐以隨計偕馬背續殘夢蝸



角戰虛名閑仲其能忍此否瑯琊世司馬以來衽金履采修戟高幃門庭纍纍不絕而身稱老孝廉又稱御史大夫老叅軍以需二千石俸腰領磬折抑何憊也閑仲其能忍此否今閑仲置身于不潛不見若夷若惠之間太嘗萬卷書付之子彥功名付之子彥弄典墳孰著述文章大篇長歌細律悉翻兩先杼柚而鬱鬱芊芊之氣自覺其秀而可傳恨兩先生未及見之耳子彥精嫻經術練達朝章簡戒舍人兒每以溷吏庭旁獵戶外事爲可耻父子蕭括素風可師閑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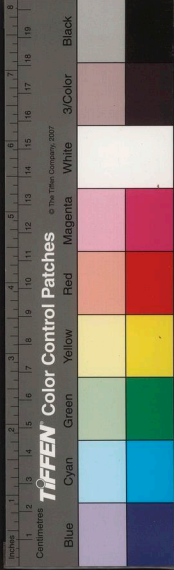
豈必拋垂蔭之棄榆而就出山之小草往者瑯琊諸君或跌宕少年行或馳逐大人遊或談宗或談氣節矐目甚口噉名者尾而羶之余獨窺閑仲矐端絕無栩栩美色卓識玄覽早覺于玄黃未血之先進不倚冰山退不墮火宅韜侯架仲長園陶令田步兵酒米博士金題玉瓊造化悉肩而留之以供閑仲之悅生度晉山蘇氏未必享此太平清樂也余長閑仲差十年丙戌即入白石山韜駒作瞌睡鈍漢閑仲能來一訪我乎我將斫鱸擷蓴起爲閑仲壽嘆舊好之晨



星感流光之飛電三百枯棋十千美酒即信宿流連
猶恨晚也居然成二老往來亦風流杜少陵此詩得
無爲我兩人設耶世路悠悠則請笑而洗耳

壽康孟修六十序

往余與玄宰從孟修游時在城闔中每見具香茗或
小飲微醺所談非禪則詩其性如山麋野雀未嘗不
在長林豐草間也孟修不奈俗又不喜治家人產門
風孝友雍雍無間言即終身待人未嘗有譙讓之聲
與驕諂之色舉止清踈神情蕭爽當時未五十鬚髮
鬢髮如着初雪望見者疑爲山澤列仙之儔豈城市
可得而狎見者近二十年不復遇孟修即遇不數數
去郡十里餘卜居避世凡故交知識罕見其面孟修



所居田皆中下多空陂大澤及三四老楓古藤因築
圍結廬其間繞田皆編槿插籬塍岸曲折不見闢扉
啓扉花竹蒙茸不見徑通徑轉板橋回互不見樓庫
庖廡修竹偉木碍日遮天翠微蔚暖惟聞春白機杼
聲客至輒留留輒傾日夜仰見薔薇紫藤高懸樹頭
者數百尺秋深紅葉芙蓉葦花相映帶鷗鳧雞犬見
人皆有傲色則孟修可知矣孟修一歲嘗寡出出必
佳山水所交無雜賓必當世豪士偉人耆舊老衲餘
則倚杖閱耕閉門釀黍大兒讀小兒抱不知人間苑

枯譏稱爲何物益目前真隱真樂無過我孟修者余
陳書數篋山裝一具秋圃春田去孟修不遠而聲影
未消悔吝旋起王景玄有云奇士必龍居深藏林宗
輩不足識也余實于孟修有深愧焉孟修今六十白
髮不加短赤權丹輔不改如少年時手種核成花竹
成林樹成拱三十畝之宮遂成一深山大壑如桃源
苧村者然竊謂孟修居然成一龐德公蘇雲卿置之
高士傳逸民史中無愧色吾師乎吾師乎可以樂而
老老而忘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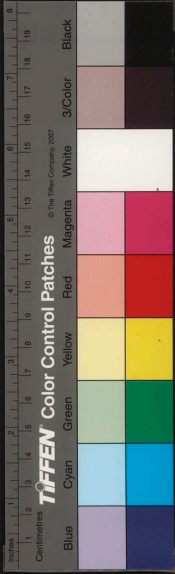
陽春先生集卷之十六

未嘗謝吝... 刺書... 山林... 益... 吾... 孝子... 六十... 序

壽凌益吾孝子六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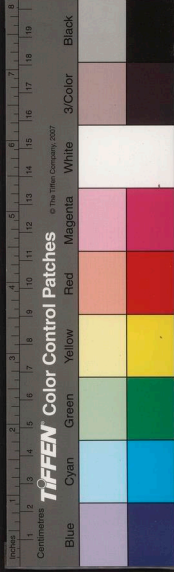
武林有孝子六十矣曰凌公益吾者給諫二洲公之仲子廣西太守梓崖公之繼子也精嫻經術學使紫溪晴原兩先生拔為冠軍錄於宮太守公五十艱子為曲圖置副默禱舉雄調護嫡庶間最為心苦守本生親喪不應試弱寇妻亡畢身不再娶與新家廟推遷分產捐貲行營高塚蓋凜凜篤行長者也孟秋菴本生母將啓父窆合祔焉啓壙水黑樵腐公一見慘駭號天慟地者三日夜遂至廢明不能療陳子曰管

凌益吾一



梁有中書郎殷不害魏兵入江陵尋母所在雪天行
哭見死人填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始得母尸
大哭欲氣絕權葬江陵界中宋有孫法宗遇亂以父
尸不測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者十餘年臂
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逢遂衰經終身自來奇男
子皆至性過人殷不害不暇顧寒雪凍僵孫法宗不
暇顧臂脛血肉而凌孝子何暇顧有目無目乎自今
朝野更局日異月新不風之波何刻蔑有夷狄橫行
猶嚴門戶饑饉疊見猶競奢靡種種魔事非復公六

十年前景象時公以有道處此自當閉目不窺耻爭
魑魅之光耳吾聞張湛云減思慮專內視老子云聖
人爲腹不爲目此實養生家要言而公暗合古法則
篤壽何疑焉天道不應無知何故使公無目天道有
知終不應使公無報今報以康寧報以元徵吉徵兩
名士俾公孝行與世人千手千眼共見之天何負於
凌公哉若韓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乞食於歌姬院
多見譏名賢而無補世教不若公于父子夫婦之倫
孝義皆可風也故作敘一通次於濟南瑯琊凌太母



陳蒼公先生集 卷之十六
大節解後而并以祝公百歲觴

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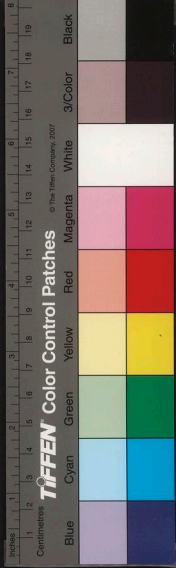
壽萬中宇六十序

天下有利必有害見利而不見害者十人而九也有利必有義見利而能見義者千萬人而不得一也惟聖賢能以義爲利惟豪傑能以義化利中之害下此則畢身金穴中寢不甘夢食不甘味垂老而嘗恨不足者古所謂大惑不解人也中宇萬公少工經術能詩歌樂府隸書廩廩以醇謹篤行稱爲翁代部署布帛于青谿皎然秋毫不欺譽之不喜激之怒干之不厭負之不恨大約以寬大劑苛碎以鎮靜御喧囂



以談笑解糾結久則人人敬愛公一出言而莫敢違一舉筆而莫敢狎其窳者漸康小康者漸拓而翁氏素封之名幾埒封君而走海內公嘗曰具區之水惟寬故蛟龍潛焉洞庭之山惟厚故草木生焉我非爲翁氏市利實爲翁氏市義也鄭公孫黑眩謂室老宗人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漢析像感多藏厚亡之義散貲以給周親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息產業何爲坐視單竭乎像曰管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逃富也吾門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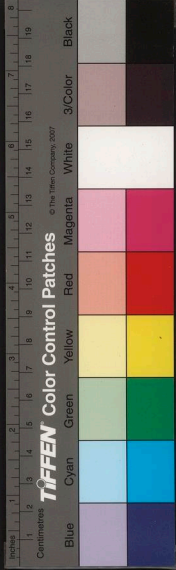
植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智者聞之咸服焉夫翁氏累代長者如日方升度不至是而吾嘗邇觀日月之盈虛潮汐之進退后王君公之反覆消長竊瞿瞿有戒心延世莫若德調衆莫若寬有利無害莫若義此皆奉翁氏子孫教也敢貪天之功以市義於諸君乎諸君聞公言歎曰萬公其至人哉進於道矣易之謙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公之所以處我曹也以損爲益以渙爲萃公之所以報翁氏也公言至此豈惟公之壽無量卽種翁氏福不可以歲月計矣請酌



陶翁公先生集 卷之六十一
大斗以壽公并以爲翁氏子孫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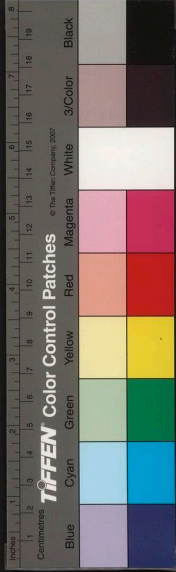
壽何丹丘七十序

東嘉何叔肩辭親計偕屈指南還易裘而葛矣猶且迂道過雲間布幣於耆道人以太公壽言請余迎笑曰丹丘先生即海內所稱無咎今年政七十耶初隨鳴泉公自樂清徙郡城家貧好讀書瀾翻數萬言過目成誦而不屑屑問家產有無非童時即有嗟若九霄揮斥八極之意搖筆而著古詩歌見賞於二谷侯公暘谷王公雖中郎之于茂先茂先之于二陸無以過也品行高潔邑大夫于旄過從觴詠繼作結白鹿



詩社未嘗及非禮之干不情之請識者以此更嚴重
之丁亥入都王元美吳明卿李本寧文章司命也首
尊先生爲布衣雄而先生恂恂訥訥如絕不識字人
且倦遊矣卜居浦東適崑巖鄭中丞節鎮榆林邀先
生共談經世大畧按行百二山河視邊關沓塞要害
及兵餉盈縮戰守一切機宜彼此大相悅服如以石
投水聚米寫山而發爲榆中草多豪壯鏗訇有米車
鐵馬之聲嗣後復還舊隱閉門著書自汲古堂外別
有枕中之秘秘不傳日解賣文錢供養貧兄剪拂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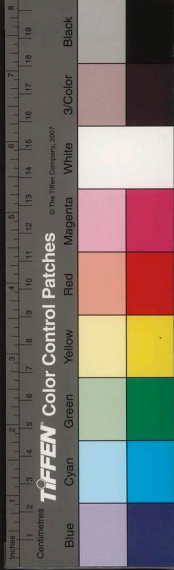
上訓戒宗子姓後生皆孝友淡澹天下名德長者之
言謝遣寇盜行遊瓏上田園不衫不履似狷似狂又
若深山逋叟木食草衣王公貴遊不覺見而屈膝矣
先生詩文從兩京六代發脉鍛鍊精融遊戲而爲書
畫出入晉唐宋元四方造請無虛日况大兒長生小
兒叔肩諸孫楚楚蔚然稱三代雕龍豈能撤鐵門限
以謝客哉老筆紛披天真爛熳而又有佳子孫續火
于燈傳薪于火身名俱泰心跡雙清詞人耶介人耶
吉人耶其得道仙人耶吾不得而相之亦不得而竟



陳倉公先生集 卷之六
之矣叔肩豈必以目前祿養之早晚爲先生重輕也
趣登車早歸丹丘先生望子于東海雲氣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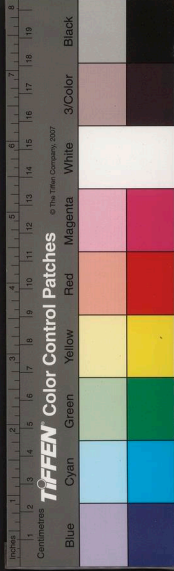
賀若水夏公六十壽序

吳興烏戍夏氏自建炎時汴京扈駕而南始入我
明則自冲寰絨菴兩先生相繼登進士始今若水六
十翁冲寰先生仲子也當垂髫博綜羣籍嫻博士家
言輒試輒冠曹耦而以早失恃不得不部署家乘以
寬冲寰先生內顧憂冲寰先生雖通籍數載而在官
一無所須或勸之曰先生處約味道獨不爲子孫謀
乎先生笑曰吾視仲兒精神清審落落迥出儔人中
恭儉孝友其亢宗邁族何疑而吾猶經營產業是爲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六
百草憂春雨也 神廟間冲寰先生以忤 旨拂衣
歸家食若而年公與嚴孺人先意迎養者甚謹肅賓
祭治田陂事無纖鉅必咨稟關決而後行懿親舊練
有過從者爲潔罽掃除醬酒藿肉不移時立具冲寰
先生曼吟長謳掀髯捧腹以自媮快而已伯兄疾公
輟寢食調護之季弟以後嗣請公慨然許以次子序
立之其他建石梁禦橫逆以至爲里中解禁息爭往
徃多望廬而止及途而返聽其籬落墻垣間絃誦讀
書聲不輟也公南北試多見格而名公賞識之不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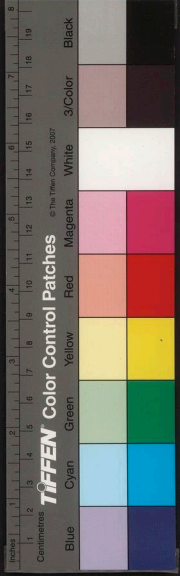
寇劍車騎新貴人故婚媾必閤閱師友必孝秀伯仲
皆競爽有雙珠聯璧之譽今春秋周甲文孫纍纍膝
前稚者含飴稍長者通經史章句夏氏亦大昌厥嗣
矣余嘗嘆廉吏可爲似又不可爲如孫叔敖之子貧
而負薪任昉之子冬而衣葛幾困且憊矣獨陸賈以
美好田疇豪裝千金分授其五男時乘安車及鼓瑟
侍者臨之數擊鮮極歡而罷此于父子間頗覺達生
亦覺其近人情而可久今冲寰先生無孫叔敖放負薪
任昉衣葛之見若水公未嘗受千金美好田疇而又



有陸賈侍從車馬酒食之奉蓋悅親有道在子孫之
孝與賢正不在宦橐之有無豐約耳廉吏孝子萃于
一門吉祥哉公六十特小年請爲我薦菊花仙酒醉
之數十觴以代維祺之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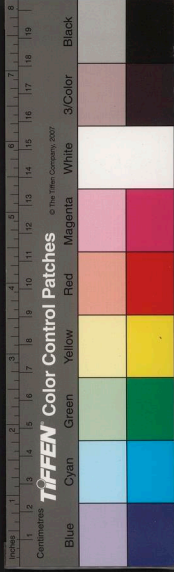
賀達初董公六十壽序

劉臨川世說首列四科而獨引方正以爲重則世說
非談家也方正者近于執禮禮惟執乃可久而無
弊皆吾松望姓好跼蹐拘束引禮法繩之輒曰此
非爲吾輩設幾近于晉季清言者流而世風莫可挽
回矣董思翁衣衾而圍玉矣余問曰曾立祠乎翊譜
乎應曰無有其後作思翁傳考其家世索譜不得得
之達初董公余悚然嘆曰達初可敬此方正執禮人
也公爲今少宰達初同母弟與僕往來不甚數曾徵



像贊入山留之小飲間輒促而嘆余問公何歎公曰
吾非愁兄族有少年客京邸稍不慎恐波累之耳絕
不言及功名田產苛碎事余退而心服之達初非親
弟其邃初畏友哉夫畏友在前使人形神不相親惟
兄弟有方正執禮者出入必與俱朝夕必與共如監
史督御之側察吏侍几案之間雖聲色不露而久且
漸漸覺與之俱化非以不情鉗勒之多以不苟調伏
之也吾嘗見新貴人兄弟稍稱通顯輒倚聲勢自豪
或直抵宦署關說請無厭其兄不能應趣之歸歸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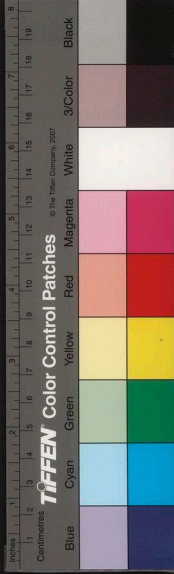
屬門客作厲書以干素不識面之交遊兄莫能禁也
如達初公杜門謝交藏書課子非特削跡於郡縣即
其兄同鄉同籍同心之密友曾不屑輕投一刺但汲
汲爲善留心于桑梓役人捐腴田三百畝以解其倒
懸之急開濬淤河以救其水潦之苦減租額以甦佃
戶散庾粟以賑饑民償鬻身離異之價聯鬪鬪兄弟
之驩瘞髀骼建橋梁種種善事曰此出自邃初兄某
不敢與聞也自來兩臺監察歲歲賜楔棹旌廬而公
掩耳若不聞不見者人以此嘆公之陰行善而又服



陽春先生集 卷之十六
公之真畏名矣公方正執禮六十年如一日雍然可親肅然可敬即邃初小心謹畏惟恐端言螿動之獲譽於家庭而達初聞之不懌也其吾鄉陳仲弓王彥方之流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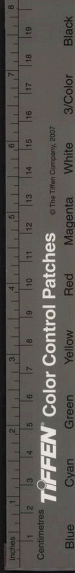
壽鄒孟陽道兄六十序

往遊武林者半爲西湖半爲訪孟陽子同社諸君非觥罍相屬則筓輿艇徜徉於山坂水涯之間蓋名勝名士兩收之主不聽客去客不聽主歸趾跋飛揚以才情肝膽自負亦以年少自豪也去年孟陽自練川訪余出長蘆画冊見跡品題把玩感慨久之孟陽雖朝霞掬面而秋髮畧已披肩今年十月亦稱六十老翁矣孟陽二子馳書告余曰徃王父六十時搵詞者傾巨橐上公及海內能言之士今吾父獨嘿嘿而



而已乎公曰孟陽吾黨中有道君子也自少嫻公車
言與聞顧兩先生鼎足文苑篤孝友重然諾好與人
通共有無排解紛難而未嘗露分毫自功之色客有
負之者非笑則嘆甚則遺之以家難加之以最不堪
忍之事獨力荷擔不他委垂首茹納不分辨久則人
人信孟陽長者而故業且挫七八矣孟陽笑曰龐德
公襄陽之產悉輦而投之江倪元鎮百萬貲散之故
人親戚彼非逃富爲逃禍也及今日而余乃覺無累
無累乃無爭無爭乃無苑枯修促堅脆之故膠膠擾

擾於胸中二子成名早婚嫁畢湖山咫尺近何必慕
尚平五岳遊同志學道者折柬可至躡屐可尋何必
命稽呂千里駕旅泊浮提飯依淨土何必逐酒人于
竹林叅尊宿于蓮社行歌采藥竟日忘歸坐擁道書
質明非倦見素抱樸儼然一木石居士相矣大抵孟
陽弱寇時駿譽蔚起善氣薰蒸是其春也遠朋萃止
揮汗承漿是其夏也炎歊極反息於清涼拏歛深伏
藏于退密居士六十之年其十月霜降水落之候乎
天地至此始肅禾稼至此始登少壯之神鋒浮采至



隱翁公先生集 卷之十六
三十四
此始括盡無餘而悉歸于真實蓋造化胎一陽于來復而衍百千曆之命根于剝落之餘也自今以後孟陽如黃面稿禪余亦類赤脚散漢跌坐白雲紅樹旁或飲小春茶或醉長春酒霜降水落真眼前一篇大文章而區區乞名貴人數言以爲壽陋矣陋矣

壽漁野朱公七十敘

漁野朱公嘗與余遊從東郊甚數今春父子偕入白石山余觴之酒壹似德公士元畧無主客禮而公亦類公西華父子如朋友處者然夕陽在山松陰滿袖甚樂也比時未知公七十而公亦霑醉不復言大笑別去今諸君子徵言上壽而始知七夕爲公懸弧之辰公少綜經術尤嫻公車言嘗登臯比爲里中少年授書負牆北面者甚衆而公蹭蹬不偶浮沉膠序三十年種花籬下垂釣灘邊顏其齋曰拙存自呼爲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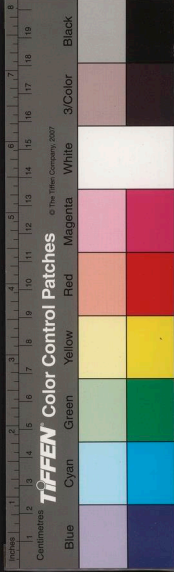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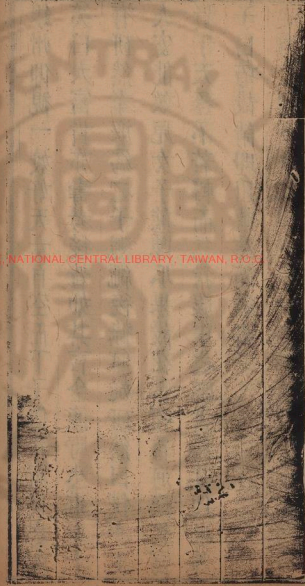
野居士或問公礎谿叟耶淮陰王孫耶抑亦富春山
羊裘老人耶公矐目笑不答但時時訪親故于郊郭
里社之間飲輒醉醉輒吟吟輒復醉杖頭不扶履齒
不折谿橋山坂往來如飛歸則聞研然君讀書聲琅
琅出窓榜牆角外大喜已又見挂名賢書益大喜置
思怨畧臧否迄今薄田厪屋無異曩時寒書生人漁
色公漁花人漁產公漁書人漁怨公漁德人漁苦公
漁樂秋髮披肩朝霞掬面甚矣公之善自漁也風土
記七夕乞巧丈夫亦有乞富乞壽乞子者郭子儀在

銀州仰視一姣好天女自空而下子儀拜而祝之女
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後皆如其言今漁野公甫七十
有研然孝廉爲之子繩繩後祿何疑研然曰僕亦吏
夫安能效兒女子態陳瓜果設花幡稽首河漢乞富
貴于天孫不若轉而乞我腹中之晒書爲甚便也陳
子曰巧哉請即以此爲而翁壽



壽陸伯生先生六十序

憶余十三四髮未覆額已知有伯生陸先生先生方
 負經術有聲吾師周翁數拊以示余曰此人詩文翰
 墨冠江東不愧其父某某嘉靖中高隱後進稱爲三
 浦山人也小子識之比時得先生片號隻字喜見着
 睫輒能覆誦先生詩句稍長始敢進而與先生定交
 先生以小友呼之至忘形講敬禮今且不啻兄弟行
 矣吾郡三十年前諸文學束於帖括不復知詩與古
 文詞自先生喜爲歐曾文及黃初開元詩又擅顏平



原書法縉紳無不以館局儼先生偶坐友人難罷舉
子得縱讀天下書名日噪交道日益廣每出游人間
爭爲倒屣徹席願得交驩先生先生肝腸明潔風格
詳雅往往遇人極輸欵誠又佐以驚羣拔俗之辯迴
風艷雪之詞一時意氣才情于名士無兩然未嘗貶
削諸方賢愚好醜與夫陰陽貴人之權以市口舌故
公卿將相與四方遊士皆下之所至如衆蟻附羶羣
鷺望鶴于旌輿馬呼殿門外舳籌舳輪繹絡堂中其
碑版可以炤四裔其著書可以懸國門而副名山蓋

菀苑雄雉無豪于先生而先生蕭散閒逸不欲以名
譽交游籠馭人晚節聲轉重而胸中泊如也大抵科
名甲第三載一出而文人墨士獨得一二于百年之
間非難于文難于行耳吾郡替裾相摩佩笏相擊不
知幾何人而惟先生獨以文采行誼聞海內海內著
作家每見松人士輒問伯生先生安否即一時與先
生同知名者或流連京邸若斷梗飄蓬或長寢山村
若荒蕃蔓草先生六十而白督母減余少年所見時
神理彌佳身名俱泰纍然如不食之碩果不凋之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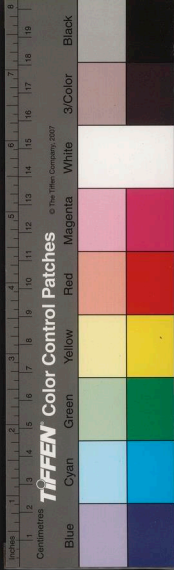


陌始非向來諸文士所敢望者則百歲安足道先生
才名盛德擬之吳門衡山文翁吾鄉王屋張翁庶幾
近之而伯氏道冲高才有志節又必將以賢良起家
與二翁之子孫亦相類夫科名甲第不足以重先生
第其人有祖父風以此待先生老亦足著吾道濟美
之盛先生其爲我加一觴否

壽敦五孔公八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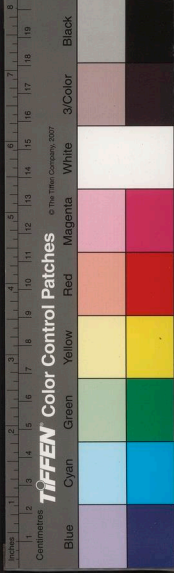
乙丑 皇子誕生太史玉橫孔公奉 詔書頒示江

南江右還壽太公於里居比時父老子弟芟除酒掃
逆之境宗長聚族逆之郊有洞庭孔介孺者太公族
也走詣陳子請祝詞往介孺客蕪湖遇長公、奉授
經曾氏按譜相質同出曲阜端友公裔端友生三子
長居衢州次居句容三居洞庭自是秦華介孺敘年
爲昆弟行太公往來京師數向蕪湖訪介孺而次公
則魚服雀舫直覓介孺於洞庭山中遊四日乃歸其



敦族最爲篤摯每爲余言太公凜凜有道君子也孝
友博聞有行義取與不苟以明經官蜀中陞水簿三
年拂衣去太之日棧車羸馬囊裝蕭條邑人嘆贊不
容口曰丞簿匍伏大吏階下往往類寒蟬凍蠅而孔
公此行如青鴻黃鵠翔於霄漢之間豈可羈維哉願
伐石建祠俎豆公於永永而太公則透蛇謝曰吾非
耻折腰小兄弟我家五男兒頗出杜少陵陶柴乘上
又何戀區區五斗爲也未幾長公泰華次公玉橫先
後讀中秘書青城靜父皆食餼才名互相甲乙武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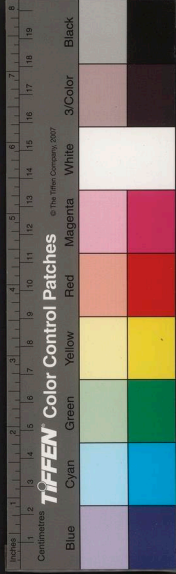
經筵哀然萃于一門而太公又以 覃恩鉅典封如
次公太史官得 天子制詞甚美仕兼吏隱祠有豐
碑清畏人知家無擔石真言言實錄也太公居恒課
子文章欲其根本六經德業望其師摹三代無愧於
孔氏之家法而後即安今次公簪筆經帷衡文場屋
啓沃皆第一法言甄拔皆第一名雋高山大川之局
量金鼎玉鉉之聲華業已揭日月而懸人間矣有如
操大柄決大事收攝人心休養物力以清靜和平之
福還之朝野以康寧仁壽之福分之太公謹四知提



百忍聚太上之三立演謙卦之六爻止沸止囂去美
太泰卽春秋八十猶彭籛之小年也老泉蘇氏族譜
讀者喜其本本原原有孔子孝友爲政之遺意今太
公邂逅笑談忽得洞庭句容二派合爲南宗凡與介
孺驩暱無間者二十餘年其猶蘇氏行古之道也隋
唐之朝譜局隸于翰林宰相皆帶知譜事况孔氏以
聖裔而居帝鄉比之舊閩名家其關繫猶重百倍自
今以始葛庇根葵衛足太公百歲之年皆介孺一家
鳩族之賜也寧容無片言以獻

壽羽師明谷子六十序

往余讀書弇州小祗園有道藏敕園丁日進三四函
讀之凡三年而竟第其中多符水燒煉科儀及兵家
醫家言最雅馴者易與諸子而已余始稍疑神仙訣
或不在書旣遇闔蓬頭或蹠日而坐或鑿冰而浴大
駭以爲怪而未幾羽化其徒小顛來乞文沃之酒輒
醉醉輒爲吳歛鼯聲撼墻壁小顛之屬爲李赤肚狂
飲相類而又善嫚罵非惟不可學似亦難近余于是
罷道書不讀有黃冠叩門者輒謝之而獨好與明谷



子游明谷子捨俗入道隱于郡神祠晚入秀林山故
素雲彭真人仙竄處也其山多修竹長松碧桃井洗
句泉最爲幽絕而僧竄之當路檄歸明谷子明谷子
蒔榛蕪草洗土冒石爲徑循徑爲廬不數年而蜂房
蠡室聯絡于空青翠微之間余曾當月明排突山頂
明谷子相見大笑出酒餉余醉宿壺隱樓夜半猶坐
余榻旁未肯去明發送余下山余反顧曰汝六十老
人宜少息而好客如孟嘗鑿山如愚公將無爲其徒
所笑明谷子云否否我雖貧而有山癖又有花癖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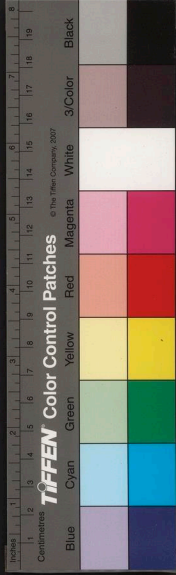
之以風雨剝之以冰雪石稜日古而松竹日繁花日
多吾始入靖廬不復出矣子未老時時過山中共霄
漢笙鶴之游勿謂神仙果難致也先是詩人有張昉
者老而斃明谷子除室迎之酒脯相續包督學陸大
行與余曹候昉共解杖頭屬明谷子治具明谷子不
受也以授昉昉竟老明谷子手中此事皆古人所難
四方寓公得明谷子多賴以不困其弟子僕從皆有
好士之色明谷子視句曲伯雨不知何如然以視坡
谷之葆光淵明之修靜度無愧色矣余故樂而壽之



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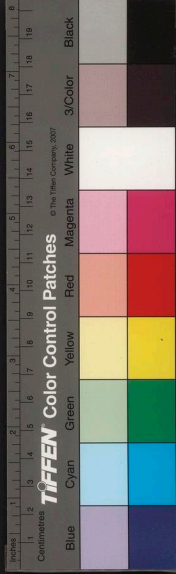
壽兆義李公七十序

今江北閩閩名家屈指如臯李氏自永樂司教公三
四傳以來纓冕纍纍而新泰公以九十篤老並祀於
名宦鄉先生即太公兆義父也太公發皇戴記之家
學困塲屋遊成均拜爵光祿丞每以不得志公車爲
恨顧視膝前兒且貴未嘗毫髮有求於人而人亦無
敢以毫髮有加於太公大生年十八聯舉壬戌進士
授行人封父如其官今擢主爵郎道生言語妙天下
跣跋縱橫亦駸駘度驂驪而前矣頃大生入銓後先



陝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六
生貽書告之曰古上臣事君以人亟搜海內之衆正而登薦之不令人知亦不欲令人報路無兩岐璧無三獻無復他訓矣大生謹受教退而書諸紳今太公春秋正七十矣所居有指樹園瑞竹樓頗具水石之勝留賓不投轄而名士常滿坐飲不勝一蕉葉而倒徒傳觴徹席行禮壯少年皆嘆美以爲不如天真爛熳發言成章但以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爲第一義山寇田禾落落如也觴酒豆肉欣欣如也目視不流足舉不翔則又遠遼粥粥如也自太公遠嫌避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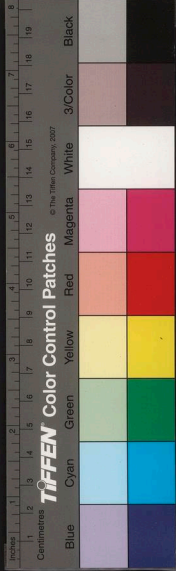
郡邑之請謁稀自太公排難解紛而壑黨之訾訛息自公不衫不履讓路讓畔而江南鮮衣怒馬之習快心繳帟之事一掃而泮除之而風俗幾且大變余嘗嘆士子爲京朝官顯親揚名志敵意得而往往思家不遑者蓋就中實有戒心焉一則曰親老可思再則曰老而喜事可怖倘子弟庄客稍不慎乘其年耄而欺賒之黃金一注白璧成瑕爲人子者口雖不忍言顧其中寧無惴惴乎今太公門號登龍庭堪羅雀銓剖君以此內顧輕故心神潔心神潔故口膽勁口膽



勁故品望高太公之厚自愛正其深于愛兒者也且
道生石生吾弟亦異人也饒有才名而最不喜居熱
地日取道德經爲太公奏之太公得養生旨頗有力
余按道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有功封于段四代孫
瑕爲漢太傅推而至於衛公鄴侯名貴人神仙不絕
今太公子孫亦若是熟于道德者彼方遊戲造化爲
小兒而肯挾銓部兒爲輕重乎銓部君善事 聖君
無爲內顧殫思歸引矣俟八十歸而觴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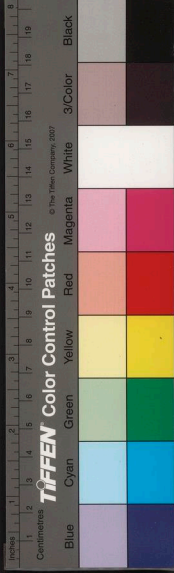
壽王昭文先生七十序

永嘉雲霄之閔無若王氏甲王弼州嘗言西華葡類
宋莒公暘谷豪類宋景文乃兩人意各自得也其子
孫皆賢而才而李本寧擊節昭文不去口曰東坡謂
當今議論文字付之秦晁學士輩昭文其儔乎余慕
之往來胸中若而年今昭文亦冉冉稱七十翁矣昭
文得西華玉洞公家學弱寇補諸生出試必冠軍握
塵雄談必奪席九鼎筆八面才即談笑而獵取一第
直衣帶間物耳庚子幾入彀竟置乙榜益發憤著書



南游謁焦顧兩太史序其集而傳之今笙鶴軒稿是也反覆折辯古今之成敗是非則骨骸開張精光橫射單辭隻語往往如鐵案丹書雖攻劫四起論難百出誰能屈之惟有百縛啣璧束手于軍鼓之下而已以公之異學異識異才假召之螭頭一尺地借箸畫笏必有鑿鑿然悚動 聖明使左右却立而憚息者髮短心長而不獲一遇纂修玉牒授太嘗簿而歸非其好也公事孀姊如母歲享林夫人饋奠如嬰兒啼飭先祠整外塾拓墓田繕城堡悉取先世所創而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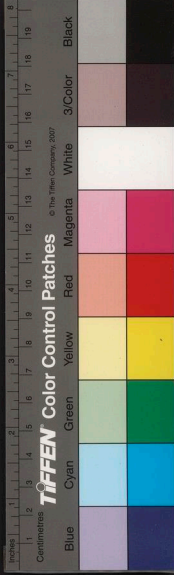
色之晚著謙說忌說獻玉說能使自尊自賢者誦之捫心自媒自鬻者味之汗頰公豈直名士其有道之士哉所居太玉樓錦帙牙籤金題玉璣環列於左右公不衫不履盤礴其中非異書不讐非古帖不摹非酒德詩豪不接非薄伽梵名理精義不談干旄過從則隱身避之以俗諦澗者浮大白罰之吾未知王謝何如人度亦去公不遠矣年甫七旬勇敏敏步猶如趨武壯少年呼子及孫出入山澤雲氣中彷彿見笙鶴翩翩度吹臺而來此公家子晉故物不足奇也無



陶翁先生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已則約省道人爲雁蕩龍湫之遊題詩於卓地笋峯
嗽句于挂空瀑布黃猿共我坐碧眼應真共我浴山
氓種蹲鴟如斗大仙翁手弄藥丸如橘栗大皆可飽
啖而生羽翰也公其許我乎請寄此壽公并以爲異
日入山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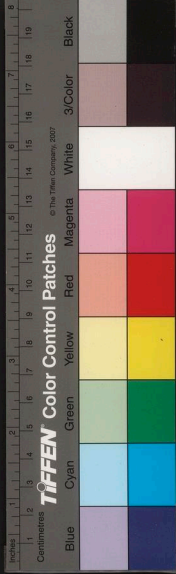
壽吳敬庵先生七十序

往余見婁江諸王賓從子弟上者龍鳳次亦不失虎
豹無才地者不得與烏衣之游獨吳長卿爲王文肅
所竒重問伯開仲皆傾心下之婁人士因以加重敬
庵公公自少儻不倚父兄勢手創萬餘金侍御君
捐館舍諸子皆少孤俸弱有修郟者將卯而取之公
慨然曰葵衛足葛鹿根草木且然夫夫也忍以吾兄
六尺之孤付之羣不逞之手乎乃出與訟者挺相詰
至終歲不解其後訟得申孤子與宗人始得甘食安



寢而公掃帚已幾半且性又通脫不喜問家人產人以緩急告即生平面目不相識姓字不相習者輒隨手畀之甚則給公牒公其反覆百端狡獪之情形幾萬狀公反謂天壤間無此人亦決無此事委心而聽磕膝而處凡大家豪舉之習少年佚宕之場相與樂且游游且厭而公產且日益挫客曰公不負人人負公盍責進以緩矜曉之急公俛而笑曰公無憂吾故有孺子在葢栩栩甚適也老而童心貧而汰色如故也長卿旣得雋儂而行聚而語不輿不桼不倚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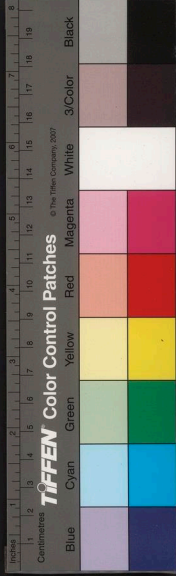
如故也其童心不衰其汰色并不得而跡矣殆類夫古之有道者也夫易之爻曰謙老氏之三寶曰不敢先夫有意於謙與有意於不敢先此石壓草水沍魚待時而動莫之能禦也公藝黍成釀噉蔗及甘而父子恬熙曾不置孝廉輕重于胸抱中大器在此晚成亦在此吳氏後祿公且集菴焉管王文肅每詠古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余笑而進曰是不如劉賓容詩莫恨斜陽晚爲霞尚滿天今長卿霞氣業已昭回雲漢問王氏文章功業豈異人任哉公端坐以



收晚福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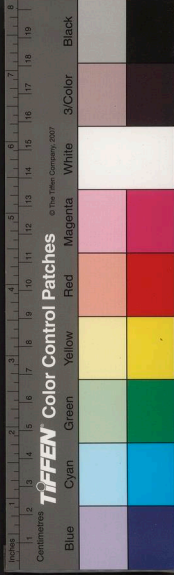
壽孝廉玄嶽查公七十敘

今吳中喜爲豪然不如新安之俗近古而可久可久
故可法曰重譜曰重祠曰重壽其父母屈指父母壽
辰則子孫兄弟先期請於作者必欲臚記其生平隱
德以廣無涯之今聞卽考鐘擊鼓選舞徵歌猶屬第
二義此太學查平仲束幣而謁着道人於白石山也
公字賓王遠近尊之曰玄嶽先生太公爲靈川翁嗜
俠喜竒節以信義推重里中公其仲子云少時日誦
數千言遊成均兩司成日以國士門外綦履相嚙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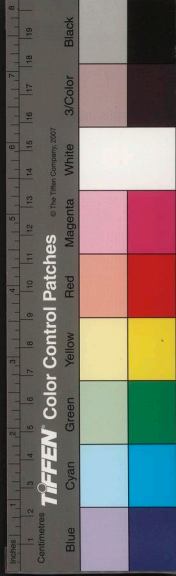
公獨下帷東山之蕭齋燭再跋鷄三號童子頭觸屏
幙上鈎聲如雷公呶唔弗顧也丁酉登南京兆賢書
座師葉臺山題以上駟虛木天待之屢計偕見格公
嘆曰舟近蓬萊風引他去詎復與諸少年戰鰲角之
虛名續馬背之殘夢乎往反齊魯燕趙間訪故跡詠
名賢慷慨低徊不能忘人莫得而測識也公席溫處
厚偏尚素風自高曾以下子姓數百指纍纍猶同居
坐則肱相比出則肩相隨有甘苦必均有孤糗必拊
有外侮必禦有家事必共相咨決蒐家譜整宗祠諸

子姓戢公良規無敢即於惰佚拓貲倍饒而家聲亦
日以振說者謂公有浦江鄭氏義門之風伉儷同心
旁無姬媵屏居獨宿者數十年陶輿謝屐放浪於某
水某丘與人交議論袞袞傾江倒海而出之雖策事
定交於數十年前往往多奇中汪咸池試督學幾被
褫將改菟爲詭遇計公延之家塾曰無以千金寶劍
而就銖刀辛卯汪舉解首捷南宮乙未公遇象岡何
公於塗次聯舟賡詠意甚驩忽報黃公擢鼎元何色
動公笑曰黃登第在公前爰立定在公後癸酉果膺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十六
枚卜念公有知己之言馳書魯司理屬之勸駕公垂
首微哂而已所居溪干精舍藝花果繡圖書即秀州
新鐫佛藏亦供養其中一爐一榻一塵一秤抖擻塵
紛翛然內炤干旄及門而不請託捐貲助學宮助石
梁助文昌昆盧兩閣而不希果報親疏待以舉火而
不市恩詩文艷發搖筆立成著靳史稜象錄檀林慧
業百餘卷而不爭墨卿之譽取名儉用物廉下不爲
庸俗所忌上不爲鬼神所裁有精神謂之富有廉耻
謂之貴有心田謂之福有書種謂之祿有庭訓家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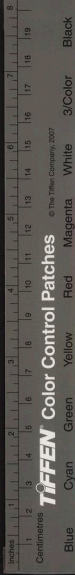
謂之無涯之令聞七十僅小年耳公安可以筭數計
哉公試觀丁酉鄉薦以來新安困鑿困鹽策困逆璫
豪家巨姓半苑半枯獨公優遊若而年子姓皆珠林
玉樹龍媒鳳雛軒髯捧腹誰能得全全昌如查公者
而又何慕耶目今方園多故 天子思得奇才異能
而用之公精綜朝家典故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而又
岸偉美髭鬚雙眸炯炯即使召對 殿陛間必且聳
然爲之傾耳屬目而顧可稱黃山白岳之逸老乎度
蒲壁行且來若援陳白沙尋嘗故事相加遺雅非公



西晉公外集 卷之十五
志也平仲兄弟曰善請先期置酒梅花下轟飲百歲
觴及乙亥春王夏雁行羅拜洗爵以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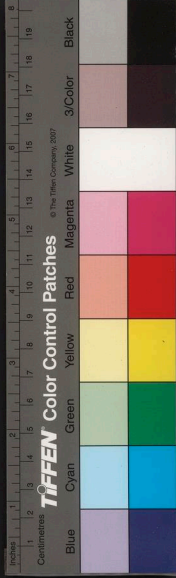
壽然石趙公五十敘

癸亥春三月郡中士大夫函綵簇樂舟車輻輳而東
余曰是將焉往曰馳海上觴然石趙公余曰公五十
尚未艾是安得擬於承詔辟囁捧靈壽而祝老更者
之爲乎公偕洪君曰古之壽言原不以歲月爲斷况
公有德于鄉吾曹事之不啻宗長鄉三老也寧無觴
曩潯守鳳宇先生舉公才一歲神明湛然竒愛之納
言公無子族議雅屬公因與長房某並嗣旣長閱墻
變起挑釁者釀爲訟端搏噬納言公貲產立盡公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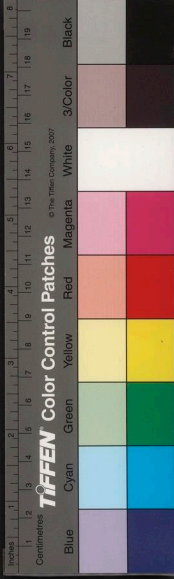


賈空名惴惴立刀俎禹鑊間垂二十年所某已物故
公絕不置故郟胷懷中紀綱後事營護孤嫠皆出人
意表人皆嘆服公長者公嫻于公車言稍不售棄去
程督馭初君不少貸馭初君出試數寇軍尋掇高第
拜閩縣長朝煩劇解盤錯往往如斲輪弄丸而清節
彌勵治狀旁午薦牘者日益有聲頃 覃恩得邀
譽命封公與顧孺人制皆燉詞公喜寄聲馭初曰兒
以五斗饜我何如以五通之綸榮我雖然宦成難居
國恩難報自今伊始門無四知之金橐無三獻之璧

在官言官子爲政肅括童僕無言聲莊事有司無請
謁在鄉言鄉我爲政余嘗陰識公言而微按之曾有
子弟鮮衣怒騶儻于車上者乎有賓客射公意關外
事居間者乎有豪家舍人兒朝替王暮拔公者乎有
田產問乎有賦額逋乎有惡聲加田父微議挂問史
者乎自公蕭藺而訟庭清自公孝友而門風厚自公
粥粥如書生遼遼如處女而世家錦衣玉食之習快
心皺眉之事一掃而浚除之而里俗幾且大變其年
雖未老其識老其才老其規模尺幅老也儻得時而



駕何遜韓稚圭李贊皇而不見之身見之子今與顧
孺人比肩並膝共引五十觴樂善好義爲里中庾乘
爲趙氏鄒魯日引月長後祿未有涯矣馭初當公壽
辰恨不滌道除舍端冕扶輿迎公爲武夷遊公不欲
千里間關遠累闔父老津吏故洪君等代馭初前致
詞侯異日召拜臺省近臣便道歸覲酌太斗獻公
公猶能分餘瀝率諸君歌舞花下豈必與白石先生
控鶴老人唱武夷幔亭之曲哉



陳智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壽序



賀宮保大司空改亭丁公九十榮壽序

壽見峯張先生八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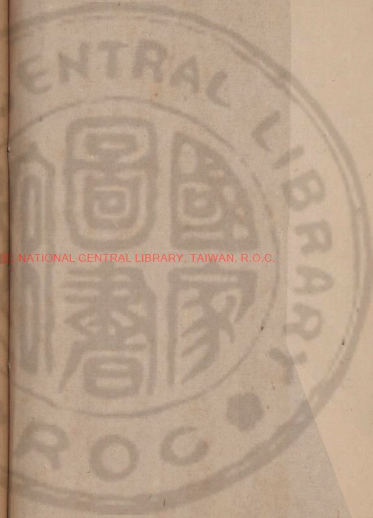
壽元輔象翁韓公七十序

壽光祿五芝茅公六十序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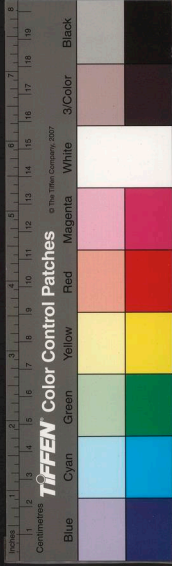
壽大郡丞義元冒老先生七十序

壽少詹瑞屏顧公五十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10209474



壽致政鏡如王公八十序

壽大學機山錢公六十序

壽郡侯禹修方公序

壽敬新杜公七十序

壽雷太公七十序

壽司空大夫醉石張公六十序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壽裕吾汪光祿八十序

壽侍御心岫王公七十序

壽沈文臺六十序

壽如臯玄同冒公暨配宗孺人七十序

壽士勝何公暨配趙孺人六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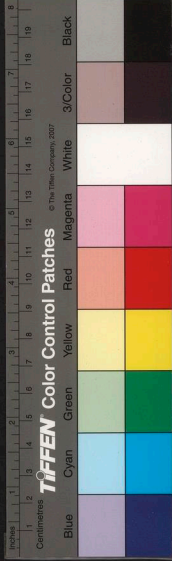
壽岡卿海陽顧公暨配凌恭人七十序

壽希宜范公暨配盧孺人六十序

壽劍墟蔡公暨壽序

壽幼魯公暨配張安人五十序

壽澄宇楊公入十暨配吳安人七十序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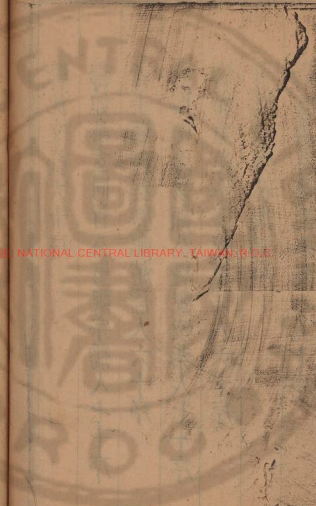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賀宮保大司空改亭丁公九襄榮壽叙

往宮保大司空改亭丁公八十 神宗遣有司存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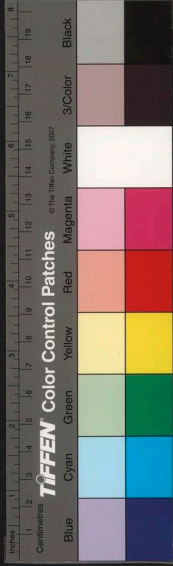
公於家已八十有八 皇上舉東朝單恩大典又遣

有司存問公於家越二載為壬申公之壽加耄而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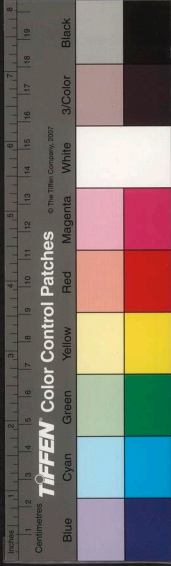
陔叢考卷之十七
矣兩臺合疏不日 朝命且下朱提黃封更有司而
遣專官矣吾儕乘此過武塘樂觀熙朝獻老之盛事
且望見 六朝人瑞俾後生晚進幸有矜式焉公初
令旬容家視縣子視民先教化而後刑罰七年不謝
薦兩覲不餽儀力止胡中丞會題吳士期之獄人以
此服其正徵拜北臺楚相屬公按遼鍛鍊劉彙所無
影之贓公辭以疾江陵怒家食者二十載人以此服
其高此公之真氣節也已推轂起爲南廷尉歷奉常
操臺魁排門更顧役定妖寇治橋道濬溝渠疏錢法

凡爲民興除節省者惟力是視卽勞怨有所不顧薦
歷戊子庚申甲子大災公罄義倉之所積救之給糜
給米給木棉給布孺不問吳越亦不問男女老穉務
使之起骨加肉而後已此公之真事功也夫有此真
氣節而不藉口於江陵以博名高有此真事功而不
藉口於經濟以希速化遠近請碑公公辭請祠公公
辭使者請旌廬表宅 詔加太子太保以風海內而
公又辭大勞不伐大美不居朝夕兢兢惟以盛滿是
懼浣衣麤食訓子課孫環左右百餘里桑下無餓人



草中無暴骨間里無訟師及博徒惡少年其誰非公
德化之所致乎此又公之真學問也公二十時夢見
程明道先生行四拜禮庚午往朝孔林衍聖公曲阜
令奉几杖以從過滕見孟子井田碑文公祠徘徊瞻
仰慨然更有所感動而學問之志不少衰俯視平生
之氣節事功如太虛中一點浮雲相似而其他又何
足挂至人之齒頰哉今存問以後謝 恩加恩如陸
平翁李勗老九十故例世及其子孫何疑而 聖明
之眷公尤未已也安車駟馬望武塘之鄉廬而請焉

祖制乞言誰先於今日丁司空者請載筆而記之二
五更不得獨耀於漢之史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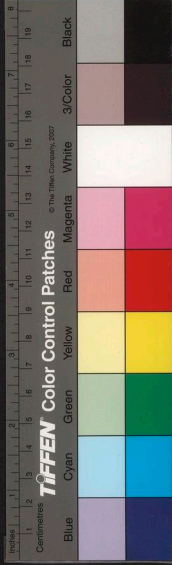
壽見峰張先生八十序

太史君一以辛丑 廷擢第一人是年 太子寇婚
禮成上 慈聖尊號覃恩京朝官太史得封見峰先
生如其官丁未先生方八十太史請於 朝假休沐
歸上觴而徵陳子一言爲壽及春花時始得操筆而
祝先生余惟東海公以名臣震朝野再傳爲黃門爲
侍御其後甲第駢起幾十輪而九戟矣見峰先生獨
不獲以經術顯太史一鳴以先生身親見之父老云
山川有靈余謂彈丸峰泖何足當君一要自先生長

陳省公先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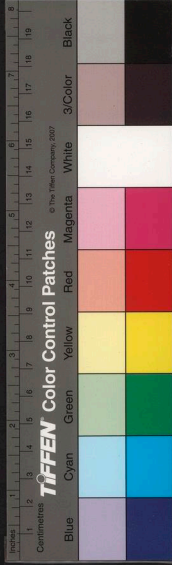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七

四



發其祥耳先生性軒爽當家中衰挺身左右翼日
以孝弟恭儉爲政自拜封典後被服襟素門庭蕭閒
間史無過書公府無溷牘逍遙文史山澤間丹靚碧
瞳疾步健嘷度其規模尺幅蓋古之有道君子歟陸
文定公嘗謂余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
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於朝闈林氏三世四尚書下
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宗伯季泉林尚書肖泉對
山游言貌愿朴視寒峻無以異天道忌盈鬼神敬高
兩家皆無處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亦確在於此

今太史君端靜狷潔弘雅精嚴惟隕越先世之家聲
是懼而先生素心素風嘿相扇助豈惟不愧東海孫
其意亦欲教太史君事事第一也自古父子世登狀
元者爲安氏梁氏張氏兄弟繼登者爲陳氏孫氏一
姓二狀元者爲宋氏翁堦皆狀元及第而年最少者
爲汪應辰張孝祥三試而元者幾人膺首選而他讓
者又幾人而惟王沂公之博大呂文穆之寬簡文信
國之忠義吾朝二羅之風節文章賢者至今樂道
之君一真其人乎君一汰雜賓核掌故隱然以三不



陳省公外坐集 卷之十七
五
朽自任而當世亦以公輔期之若後人遡考其所自
出如歐陽司馬公父則先生姓字因與之並傳於無
窮其壽又孰與今日多哉昔張文孝公爲狀元性至
孝願以已官秘書郎授父真宗許之父年九十餘見
其子入踐樞府宋人艷爲美談垂五百年而鮮有繼
者繼之請自張氏先生始

壽元輔象翁韓公七十序

客冬華山劉朝萊見訪讀蒲州韓相公贈詩余曰公
喜翰墨乎劉曰公春秋垂七十目光如電猶能燈下
作蠅頭書奇暑必衣冠永晝無假寐不諱老也與弟
兄相歡飲卽酒鎗之屬半付質庫中饑年貸粟上客
飯蔬不諱儉也又以公寫道德經一章見示余曰公
亦喜學道乎劉曰公自少具道骨曾有羽客跌坐門
外久不去曰吾欲見此中一貴人通政公令子弟賓
客試詢之不應公出羽客熟視之喜曰是矣今年公



之姪曰雲曰霖曰霞來徵七十文且云公非直好道
又好爲德於鄉儉不辭老不倦也公萬曆戊子魁於
鄉壬辰成進士讀中秘書歷官少師稱顧命定策元
老至是羽客言果大驗初光宗爲皇太子公以少
詹侍講惺注視良久明日賜堂額曰三省賜堂聯曰
君臣共際明良會父子同懷慈孝心宸翰輝煌隱
然以公輔首期之及泰昌登極中官憚公清嚴故卜
不與覆推者再始拜亞相入綸扉八月二十九日親
受顧命而龍馭賓天矣公與劉是老率百官以入

門璫拒不納公排闥發哀 御榻前立請見 皇子

釋吉卽位是爲 熹宗因卜定 慶陵加少傅進建

極殿而紅丸之議起公歷陳進藥始未上以安 先

帝在天之神靈下以定羣臣在朝之異議士論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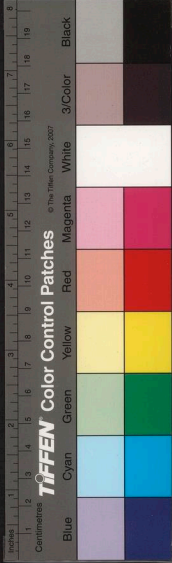
繼而御史大夫楊公璉彈劾魏璫二十四罪公上揭

解救魏切齒借他事傳 旨詰責公公求去益力其

疏云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紆宵旰之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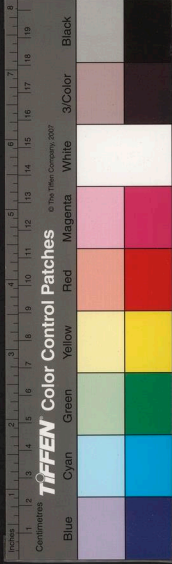
忠直尚稽召還而榜掠朝堂未能回雷霆之怒蓋爲

內操與廷杖諸君子設也疏出徒步出正陽門癸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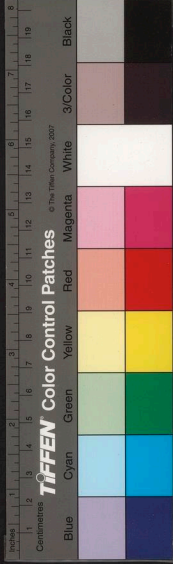
旋加削籍今崇禎改元公三月而復職六月而召居
首揆滌朝野魏璫之積穢驅都城虜騎之游氛識者
額手相慶快江左之有夷吾禁中之有頗牧而無奈
其累疏乞歸何公以禮自處 上亦以進退大臣之
禮處公馳驛遣官獲歸舊里豈若近來子奪相印反
覆如左右手哉公生平不欺暗室不狎親故不納僇
遺不問田舍不立黨不市名不見疾言遽色不惜捐
橐以營先穰撫孤癸如王死卿之捐介楊將軍之忠
勲張郡丞之講學必欲俎豆而尸祝焉然後已晚年

得子鄉黨歡呼走相告弟姪當暮夜流寇時遠投旅
舍旅舍人問自蒲州來皆秣馬具食恨不報相公德
也其盛德感動人乃至此自古論宰相者重密謀而
忽顯諍重朝議而忽鄉評鄉行如公士大夫忽可彷彿
一二獨其定紅丸定 冊立定 山陵定虜事崔
魏望之如鐵漢正人君子倚之如金湯堂堂正正得
力於顯諍居多拓開不難不悚之心胸挽回不痛不
癢之世界故相品最稱光明而 皇上特問公起居
甚數非偶然矣嘗聞虜薄城下時公獨宿朝房一幼



解 主上之焦勞不若遴選經世之名臣而用之環
視海內度無先五芝先生者初先生令泗令黃治行
推高等主爵欲以臺省徵先生曰 主上深居大內
封事十上九報罷似無所建明不如請部曹自效居
職方久自邊及腹自上將軍以及偏裨廝養誰措誰
良誰廉誰墨誰可當一方緩急誰可備八面縱橫狡
夷誰當勦誰當撫屬夷誰當賞誰當奪皆一一經畧
於胸中而談笑部署於指掌之上望高多忌飄然拂
衣無一語置辯其後幕府論苗功寧功召起藩服大

有功德於八閩三楚中於是有南鴻臚光祿之命年
來 主上嚴明輦上諸君子竊指金陵爲洞天姑借
以便朝叅避調察而先生殊不然錄象胥箋禹貢不
敢以爲寄徑假途別生妄想他人羨臺省而公獨安
於部曹他人羨北而公獨安於南他人羨先登而公
獨安於平進他人羨詞賦理學而公獨安於讀書夫
讀書之樂庸流視爲故常而天實秘且靳之銖施兩
較往往不肯多與人稍能捉筆工文辭輒陰相督促
使不得斯須有暇佚是故惜寸陰悅時習卽大聖人



陳省公外集卷之十七
且難之矣歐陽一代文宗劉貢甫云永叔恨不讀書
寇萊公論事同列千言而不盡者寇公一言盡之張
乖崖云惜其任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今五芝先生
好學讀書日與父子相師友名心愈淡則經濟之醞
釀愈深禹貢象胥三大征記雖不足以盡先生而獨
非先生救世安民之大畧哉執此以往廷獻而召對
之借著畫笏悚動 聖衷顧見六十人衣冠甚偉必
且日向者公等安在而賜之節鉞樞衡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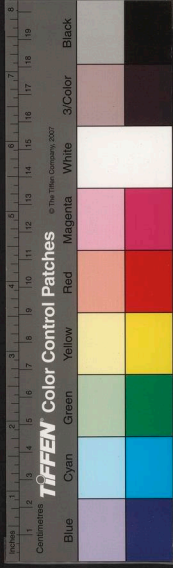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吾師何公已未登七袞矣其束髮受經吾師今已稱
六十老書生鬚眉垂雪而吾師碧瞳丹輔灼然有童
子之容蓋嘗思其故而不得已而悟曰尸樞不蠹流
水不腐豈吾師養生主耶先儒曰人之精神謂之聖
夫金經百鍊而愈剛玉炊三日而不變此非炊與鍊
之力乃金玉之精神本如是耳吾師自少工文章試
必冠軍每于舉子外博綜六籍百家及二十一史手
錄成帙已游成均魁壬午北京榜久之拜紹興理人



疑大相鄉逆之則易吐順之則易茹師笑曰諸葛之
秤無重輕太尉之袒無左右吾行所無事止矣居官
抗權要洗冤獄胥儻嚴之如神君士民愛之如慈毋
臺察倚之如諍友流水之轍如山之牘談笑而應之
忽中讒猶可量移至通顯飄然挂冠不復出歸則依
鳳凰之麓行營高敞卜壤坎親而餘乘老梧修竹之
隙位置欄戶巖居皆有致居恒十一請山十九居園
花竹水石擬于輞川平章又時時壘而踰之月異而
歲不同園成而容躡屐者至士問奇者至鸞軒使者

于旄至師新樽析俎取辦咄嗟既言且嘉甚整而暇
良宵十五上客三千華屋張燈星懸斗燦使人如度
中秋月如入不夜城主客勸酬申旦不寐蓋樂此不
爲疲也里有曲直親知當路率取平于師甚則大疑
不釋累結不解者出片言立決以去與人無町畦無
城府無老稚貴賤恩怨待之如砥不解人間有反覆
事亦不解人情有操戈衷甲事稍一忤理輒頰面戟
手呵詈無所隱久之而歡如平生自五屬以及四方
自門弟故氓以及浮屠老子之屬雖非時請雖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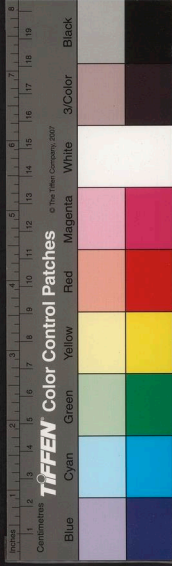
面請人人應之頃又著何氏類鎔手不暇停目不暇
給書成數十萬言吾師之精神幾近于聖矣精神等
耳特他人分于牙籌握筭而師獨否分于變童季女
而師獨否分于宦途之走捷時局之捭險而師獨否
分于賢愚心太察恩仇心太明而師獨否年雖七十
實赤子心位不滿二千石實大人相投之百鍊而渾
金如故也試之三炊而璞玉如故也出則以循吏騰
薦驟處則以鄉祭酒重賓筵保元吉享上壽不亦宜
乎夫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吾師爲諸生受知于鄉家

徐文貞已受知于許新安張新建又受知于朱山陰
申茂苑王婁江皆一時宗工偉人目師館局之器師
出諸公門未嘗以登龍祈點額亦未嘗以羅雀懷二
心一經守身三尺守法雖科名稍遜同社而風節無
愧古人今者天報之以長公元翰次公元琦孜孜好
學厚廩好修宛然吾師家法也吾師之精神廣大如
雷雨滿盈二君之精神約束如霜月澄徹如是而後
家法可長德澤可久晚景可怡大年可永父子張弛
之間天若巧爲調劑以報吾師之冥德者其壽考寧

有涯量哉今日賓客觴幸浮大匠羅無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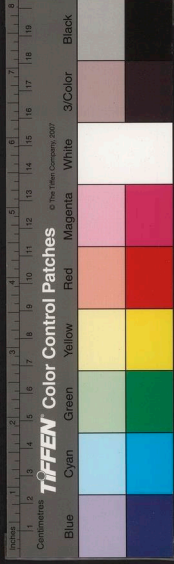
壽大郡丞義元冑老先生七袞序

壬申陽生月之七日如臯義元冑公春秋七十矣遠
近修祝者傾上衮名流而次公祖祈走牘空山謂不
得省道人一言雖鐘鼓沸天鞍馬炤地徒誇里巷觀
豈解以不朽爲壽哉陳子曰善乎冑君之善壽親也
吾讀如臯志勝國時有潛得先生擁書萬卷樓以文
德開世永助公遂以鄉薦起天順間自是中丞少叅
孝廉明經纍纍縷綉不絕而一傳爲富陽令再傳爲
德慶守公其王噐也德慶公初令高陽出其子與邑



諸生角公方舞象命題立就袞袞數千言能使邑諸生靡旗仆轍而走公憚父嚴制舉外旁竊他書讀之咀華茹實一出試輒冠其曹萬曆乙酉舉于鄉丙戌南宮中高等忽見格于文定蕭太史手其文嘆息之而不置也公自恨數奇隨牒爲安陸令安陸民瘠歲祲而又罷於訟訟自它邑檄公者如蝟公剖決一空抱牘無滯胥探丸無嘯聚防卒無影詭濫免暇則課孝秀于湖南書院捷者蒸蒸接踵而起矣兩臺推轂擬借京山熊經畧適與公語大奇之薦爲小司馬贊

畫不舉授永平丞公單車叱馭刻日到官攝戶曹督餉不移一錢積羨鏹累千金悉錄之以上司農其刻廉自喜如此公筆力敏壯每爲當路代斲甘苦中心幕府軍書數百函目不停披手不停揮一似有預辦宿構者假令公稍自委蛇因緣于輦上諸貴人順風而呼一節鉞安足道哉乃公與王大司馬同籍與湯司成爲縞帶交與孫樞相爲研席友落落自好半刺不前但探討青鳥家太白神鏡諸書以自秘獨往獨來吾愛吾鼎吏隱耶仙隱耶吾不得而相之矣夫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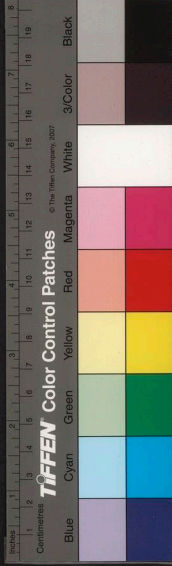


龍多欲饑鶴易馴一籠終於功名得失之場鐘夜鳴
而行不休車生耳而仕不止甚則蝸以角戰涎以壁
枯試觀魏璫薰灼及虜薄都城時公卿將相顛倒反
覆如左右手而公間闕于患難夷狄之中躬躬熟睡
于一枕黃梁之側進退兩全身名俱泰幾類古之至
人火不焦而水不濡者其享有上壽何疑哉不佞壬
申亦以仲冬初七日生差長公五歲雖升車戴笠不
同而大要以知足爲吉祥以保護晚節末路爲善事
兩人雖未覩面兩相聞各自得也劉賓客云莫道桑
榆晚爲霞尚滿天每誦此詩每覺其精華老而不竭
敢以自壯并以侑公百歲觴霞光五色如垂天之雲
度在公之子若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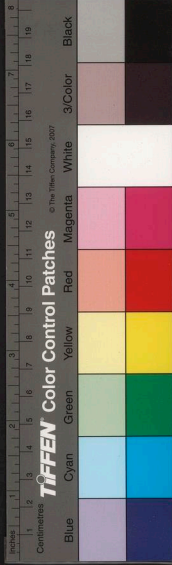
壽宮保太宰曾泉閣公七十叙

今天下屈指世家惟西吳閔氏最甲重纓疊笏煊赫
二百又餘年而目前又有兩尚書如雙龍麗於丹霄
二華峙於碧落則大司馬昭余公太宰曾泉公是也
司馬與不佞三十年舊交而太宰未展一面竊讀其
撫澣疏草雅知公落落穆穆無所拊麗中行獨復之
大人也公丁酉舉於鄉戊戌與昭余公同成進士比
部望郎十年不調量移邪乾兵使者捕景峪渠魁奪
柄人投獻之產以還無告已補江右轉晉左轄旋轉



關左遼餉不加派積羨錄爲公家費不入蒙其清操已播在人聽矣及辛酉而滇雲節鉞之命下西南三行省滇黔蜀相爲唇齒而滇孤懸在天末禍發于蜀梗于黔而中于滇然必粵路關而後黔可通也粵路通而後召將吏可來滇可救黔可援兵餉羽書可呼吸應也公首請借途於粵西田州一線驛傳委積悉以身任之無擾土司於是仕宦別有周行轡蹄遂得坦徑蓋經畧三省之大綱廓然權輿於此矣公之功保滇在分順逆以堅旣撫之夷懸賞格以購首逆之

賊援黔在黔兵防之黔官鎮之黔餉接應之而建昌失利且代爲戰代爲守者七閱月有奇斬級生口器械無算招撫夷漢恢復州縣救解圍城得關防亡印亦無算皆載在臺臣序功疏中歲月歷歷可按也而功之最奇者如生擒酋婦斬縛元克盡殲水藺烏三逆益深忿毒勾連空國而來直抵省會公談笑整暇應之忽有虎夜半突入賊營啣一酋長頭顱去營中大驚互相蹂躪黎明戰磨盤山又有景東象忽自左出吼聲如雷賊衆辟易不能當橫仆數十里賊從此



咋舌破膽終莫敢有越厥志焉公以夷攻夷以土官
攻土官功高者授之官與之地使之自相猜防顛倒
於園中而不覺彈墨吏褫債帥畱全省入覲之有司
而又疏通鹽課創行錢法整頓屯田昔皆仕籍上之
官而滇無官也皆紙上之兵餉而滇無兵餉也公頗
行貯金十一萬矣儲粟且三十萬石矣幕府上公五
載勲晉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金吾賚朱提及大紅飛
魚服請告未久上且召公爲御史大夫爲大家宰
公杜卒廣禁苞苴澄流品一切奉功令行之凡朝端

擬徒成黨詭隨阿比之風至是始爲之一變上疏三
十餘賜還舊里其行兵妙於用間慎於輕發下活着
常巧畱活路常寬布置先後手活局常令步步可收
拾卽論功不貴多級而所全實非止千人萬人矣活
人者天亦以活報之則今日袞衣圍玉陸地而稱活
神仙上帝豈有私於公哉昔吐谷渾不貢唐文皇慨
然欲起李衛公爲將公今日正類是況皇上向以
公忠許公乎公曰君無以喜獵挑我但願虜退寇清
希夷子跨驢訪我于峴山之旁拍手大笑呼昭余家



司馬共醉小春太平酒何如

壽少詹瑞屏顧公五十叙

今甲戌秋顧翁七十華亭張父母徵詞於董思翁以佐觴而菊月瑞屏公亦五十矣必陳子言然後可陳子曰瑞屏公父子余所習也往探梅光福山嘗訪翁翁隱居處高山大湖古松叢桂環匝于四面或經月不出門或風目清美出入空青翠微間而瑞屏公亦小輿挾壺觴隨其後所侶皆園翁谿友及樵牧漁釣中人籍草臥花拾菌擘笋日下春竟就僧廬作一宿覺耳余曰筍洲翁俛而玩世老而避世是無庸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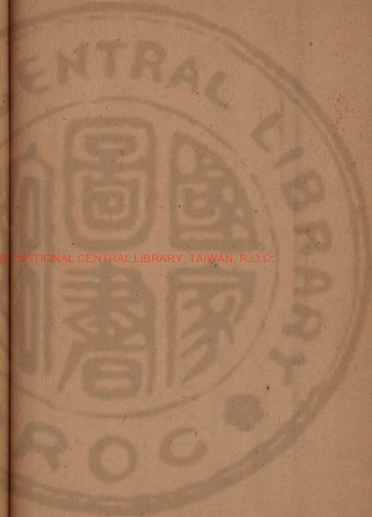


咄稱怪乃瑞屏公爲國子先生加少詹天路駸駸而亦効山澤遊乎客曰瑞屏公恬澹寧靜人也當太學生則訟劉侍御貞一之寃當進士則逃庶常木天之選當閩中典試則發策犯內寺之克鋒強項嶽嶽直置七尺於度外奚但功名今五十竟以乞養請得溫旨許公矣昔興化李文定公常執嚴文靖公皆上一品而太公尚無恙衣袞橫玉張樂於畫錦堂中朝野艷而奇之然宰相稱觴不若顧公之未相舞彩爲尤快蓋早一日則父子早享一日之歡早一年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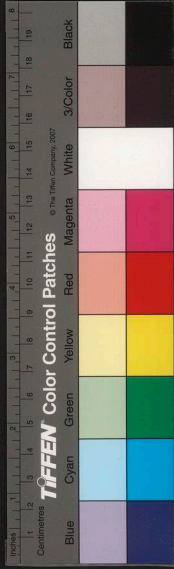


壽大學士機山錢公六十敘

大江南有福上帝似獨私之民不知兵田歌樂歲卽
黃髮之老臣相望於閭里如機山錢公心岫王公長
白范公而不佞儒亦以山澤老癯介諸公之末丁丑
春秋八十視錢公差長二十年錢公性藹重慎出入
雖言語妙天下而謁文者不敢乞其片言隻字以歸
及仲冬壽辰伊邇避客避觴益嚴以確而清晨乘小
艇獨壽不佞儒於佗山已張大軸出手撰千餘言真
燕許大手筆也山翁聞公來傾村澗巷求觀之而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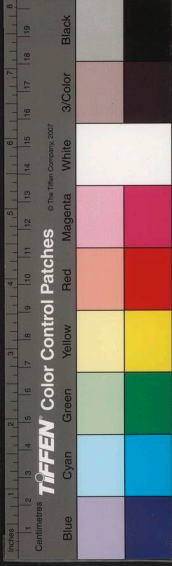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頃刻峭帆去不可跡矣公立朝寬大顯信之中寓小心謹畏之意小人則祓除其不祥君子則消融其已甚不詭隨物情不動搖邊事腳踏實地步步學司馬相公而未相削籍於矯命之權璫旣相中傷於多憎之羣口突如來如其齟齬有百倍於司馬公者然當北行就道時縉紳送者宿於郊士民焚香羅拜於神祠以祈公往返無恙及恩釋南還無問識不識皆額手足相慶曰吾家相公至矣昔君實見擠於安石惠卿輩錮之林下十五年著書談道善乎其自寬而公

則感恩念咎憂讒畏譏如履水如集木如畏四隣曾不得夢覓栩栩飲啄休休以博其逍遙解脫之趣陳子竊嘗以行樂諷之司馬公有獨樂園詩云頰教人種菜莫誤客看花今公會構園居數畝乎曰否否司馬公少從者不及赴王安之真率會詩云籃輦但恨無人舉坐想紛紛醉落暉今公會赴真率會乎曰否否司馬公嘗爲暖講鄉人以脫粟菜羹貯老瓦盆以進司馬公享之如太牢爲講孝經庶人章畢問曰各章皆有詩而庶人章獨無詩何也倉卒不能應皆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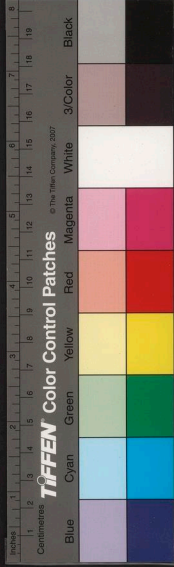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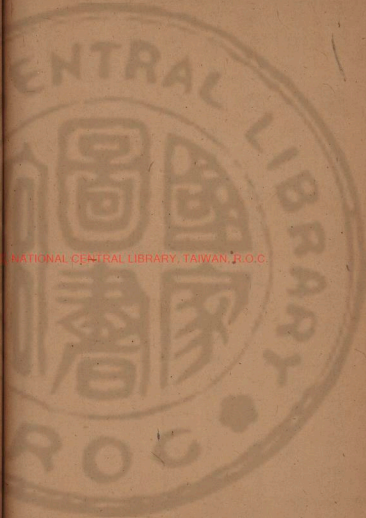


曰今日我難倒司馬端明錢公曰此事願學焉某鄉
居與老農談說水旱及賦煩役重之苦當事信而行
之而役者亦徃徃以此見德雖豚蹄斗酒不受而出
則則互相爾汝追隨于牧隴漁塢之旁豈減洛中老
稚乎記云洛中有爲不善者惟恐司馬公與邵先生
知信乎賢士大夫之居鄉言忠信行篤敬化誨同人
如馴驪開雲有不言而喻之妙而出遇朝端僚友外
浮中堅或及有桷鑿不相入未必事事盡愜初心者
姑且與眷道人遊東余一畝之宮卽是康節之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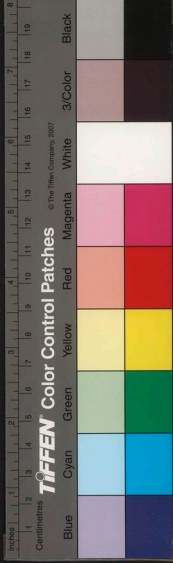
壽郡侯禹脩方公敘

襄陽方公守松郡十年於茲朝 天者三矣往丙子
冬瀕行入山話別曰觀畢且將做麗德公故事栖鹿
門而隱焉盍贈我堂聯懸之柱楹可乎儒唯唯手書
以贈其一云善氣迎人與爾隣里鄉黨清風透胆保
我子孫黎民公又云草廬三楹環匝乘樹課兒讀書
其中榜曰十畝之間董思翁所書也儒又贈云屋東
頭屋西頭共任難弟難兄學問自相師友乘上坐乘
下坐不知何主何客笑譚總是英雄公卽鏤諸板寄



還而攜家口寓金陵遂行儒尾至吳門勸公無堅隱
機非在我公亦曰機非在我已奉 嚴旨凡朝覲官
仍還舊任公雅志不遂請金陵省視家口調察門禁
嚴卽松繩吏人莫敢以豚蹄斗酒薦也諸文學來迎
公但見公葛衣蔬食徒步如寒士竄民去金陵獨身
寄毘陵僧舍起居飲噉苦節而甘衆志莠皆愧嘆以
爲弗若也會兩臺監司文武屬吏請甚勤公不得已
還入松郡人人以爲公親已公延見後別換一嚴冷
面目不可得而疎亦不可得而親矣里有博徒逃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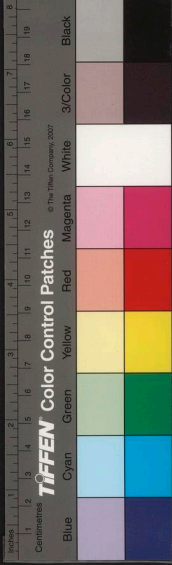
枯惡少年逃猾胥膠拳豪僕斂手淫詞謗帖鳩橫奪
而蠅羣飛者寂寂矣未明而臨郡朝訟者顛倒衣裳
以就廷讞片語質成攢眉出撫掌歸矣民間盜鑄者
搜捕立法之低薄穿漏之錢不敢私互市而錢法畫
一矣公內無幕賓外無游徼卒而五衢九市重闈邃
闥之微賤靡不知大工如海塘如洙涇石梁以至華
青之學宮動以萬計于計而廢墜者靡不舉通水利
儲火攻移粟以助大中丞軍興凡可爲綢繆戶牖計
者靡不密密講求而未嘗露匆迫張皇之色叅罰百



餘級仍以撫字先催科落落十年猶之乎下車時也
退食自公手不釋卷猶子乎十畝之間棄者閒閒時
也父老聞公貧私爲苦之余笑曰公意者以伯夷之
清而兼柳下惠之不恭乎雖然此爲縣大夫立榜樣
耳昔者王彥方陳仲弓邵堯夫所居之鄉能使人嘯
言盪動惟恐其知之况方公歷年多曉暢於吏事而
清德凜凜有如其上如其左右手諸大夫曰
善敢不亦步亦趨報公導師之訓

壽致政鏡如王公八十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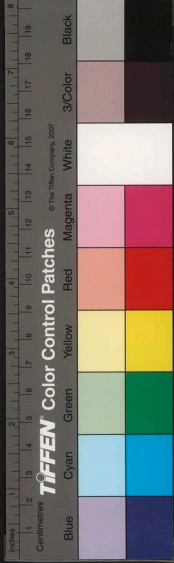
古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有賜杖之儀懸車之請
即天子亦且原而許之蓋從時休息以禮進退名德
故當爾也第豢龍多欲饑鶴易馴一籠絡於功名得
失之場鐘夜鳴而行不休車生耳而仕不止禮曰引
年徒虛語耳若夫精神旺聲實著臺察慰薦挽留甚
切而拂衣不顧早賦歸來則惟見鏡如王公而已公
甲寅致政垂數年而及癸亥春秋甫登八十自今以
前少能濡忍歲時擁名藩換憲節在公反掌間而公



雅意不在是客諷公曰天台神仙之窟宅也天以仙
吏賜公爲令爲守公無意一官獨無意於紫霄赤城
乎哉公笑曰吾飽遊諸名勝差快即謝台父老東歸
歸而橐裝蕭然不恨矣公初宰侯官尋宰天台察六
邑諸利弊最督由棘寺出守棠陰滿庭竹馬填道歡
聲郊迎公公下車慰勞良久曰吾有理縣譜汝曹習
知之大較以潔廉率屬以平易近民居恒飲水飲蔬
發金平市而商不告困聽訟編役堅謝請託而民不
告冤禱水旱儲厥穀轉移於豐歉新陳之交而人不

告饑種種治狀皆從惻悞恬澹實心實政中來士民
特祠俎豆公空山老僧香火供養公此非刻精名法
家可同日而語也公以此教長公長公用之太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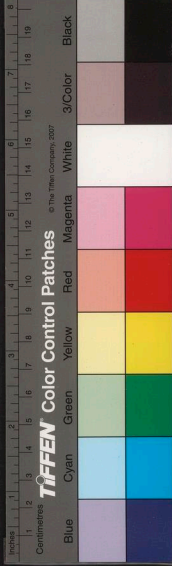
上推擢爲侍御史其次茂才孝廉閉門好修悉守公
惻悞恬澹家法公惟左手抱膝閱熊經鳥伸之書右
手洗耳屏蠅頭蝸角之事敦故交贍貧族整門庭訓
後進其天性然也初伯禎用之艱于公頗形於顏色
余曰是無憂公不嘗嚴天台棄女禁乎六邑方千里
收養女子無筭而兩君亦各舉鳳麟識者謂和氣致



祥之報今子孫繞前飲噉如故郡邑肅爲祭酒道路
指爲列仙總皆急流勇退不愛一官始昔廉頗善飯
馬援據鞍申公八十乘傳以見漢武竇公百八十歲
司樂以事文侯黃髮皤皤未免爲後生史筆所描畫
保全晚節于二疏吾無間然公真其人矣嘗與公屈
指舊社請君科第官級爛然如異卉名花朝榮暮落
而公家父子獨收秋實碩果之効官不人先壽不人
後以知止知足永今名以去羨去泰殿全福其吉祥
寧有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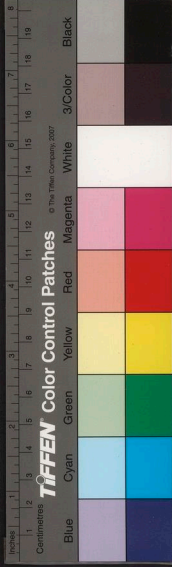
壽敬新杜公七十敘

杜太公有伯子以給諫持節益藩還視太公於里第
壬子當杖國之辰出而介圭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
然委地遠近聞而艷之乃以祝祠屬陳子陳子習太
公隱德甚哲太公初舉時其父夢黃衣公抱而送之
五歲篤行有孝童之目博士弟子員上公車會伯子
仲子後先科第顯遂謝太鉛槧大約本於收歛元氣
爲主伯子初今楚再令浙太公曰爾無以刑書累百
姓旣以卓異拜給諫則又曰爾無以諫書累賢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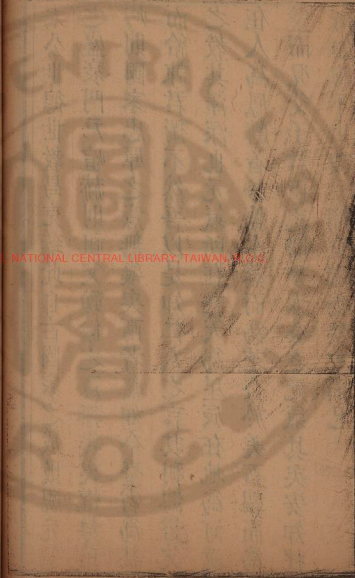
夫伯子謹奉教歸而簡其橐橐如洗讀其所條上封事在官言官無若請停刑請釋詔獄諸臣爲大在鄉言鄉無若請賑請蠲救東南水災爲大太公聞之曰是兒不走名不樹黨不叛師友不君父其庶幾獨復哉吾杜氏元氣尚在此真吾子矣太公俯仰泰然兩膺綸綍畧怨思置寵辱過里門必趨遇故時父老偃僂却步而後敢進所居多場圃所談皆先世艱難與詩書耒耜之業兄弟雍睦諸子皆樸重狷謹望而知其爲古人亦望而知其爲杜氏之子弟也非

太公世德世教曷克臻此自古國家之成敗視元氣之盛衰門戶煊赫則祖父勤儉之意無幾矣權勢薰灼則國家忠厚之意無幾矣兩者無如今臺省爲甚而給諫君獨不然吾以是知仁人之言其利溥哲父之教其澤深也元氣所在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漢在人爲鳳麟着於槁木蒸而爲芝含於美石韞而爲璧而况父子君臣之際乎太公之元氣具矣安知杜衍如晦不出諸子間直端委俟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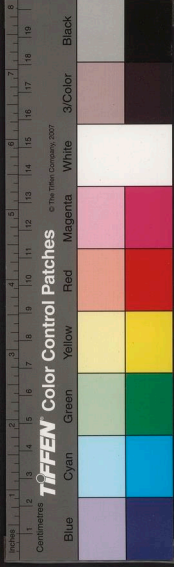
壽雷太公七十序

聖蕭雷君既得雋郊居蕭蘭日扃戶讀書社中兄弟
 至清言彌日不能具觴豆曰斗酒名花詩以太公無
 暇復事客客嘆息顧視庭廬而太公曰雷子真孝廉也
 太公者聖蕭祖也世居白拳與豪少年酒人游任俠
 自喜曾倭起避難大澤中暮見燈影間有穴金而埋
 者矚之為西隣姚氏比去同侶欲攘之太公大怒曰
 乘人之危以為利即不顧三尺獨不畏神乎呵使太
 既遇姚氏於青龍江告以故姚氏急走視穴金 金



在越五年而公以訟留海上入東門有突而呼太公者迎至家趣妻子觴爲壽則曩者埋金姚氏子也太公隱德多此類得子子歿時抱雛孫而弄之客至輒留飲飲輒醉醉歌烏鳥不自休曰汝視我膝上孫非久貧者聖肅自痛少孤日讀書至丙夜又好古文詞及賦詩禁不自得里中兒昵而姍笑之聖肅跌宕豪放自若每當風雨凄匪或清霜凍月射入四壁中聖肅且讀且嘆或泣或歌太公聽之爲悠然解頤不特忘亡子且忘貧又忘老也聖肅未遇太公無窘容垂

公七十而聖肅以雋聞太公無泰色客以此異之太貴笑曰若視我見穴金而不取者耶此豈以一孫富貴貧賤爲重輕者哉無多言姑以斗酒一觴花下而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十七

壽司空大夫醉石張公六十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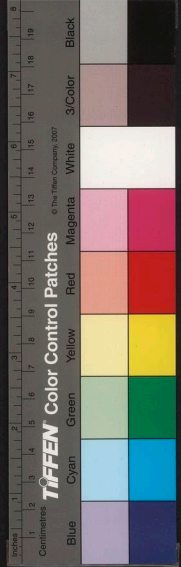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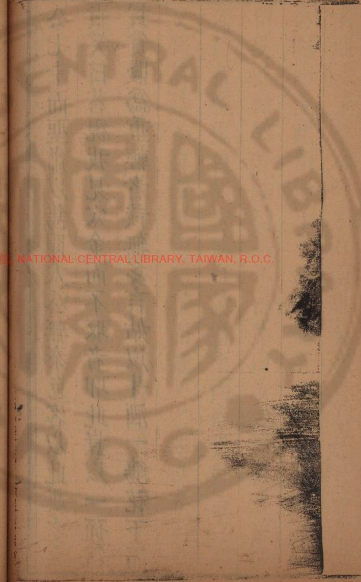
通州范太蒙先生書來才吾鄉醉石張公不置曰方
今朝廷急才而不以常格束天下士如夷陵張少
宗伯曰智清江張編修九韶皆自學博召起今醉石
非其人乎余曰姑無論兩前輩卽通州定變醉石之
功不減張岷峽浙功下幕府未嘗昌言之於朝僅以
常調南國子尋入工曹尚書郎居官廉卽米鹽茗醜
皆自家轉入白門兩司成與大司空心偉之目爲卿
材而近且以考功法中及于毫無指摘之舊廣文通

東晉先生集

卷之十七

三

大司空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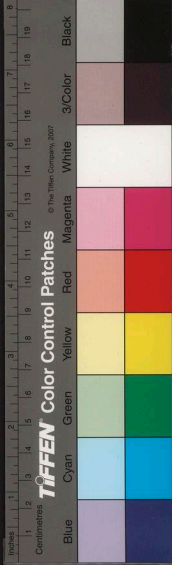
國人以爲功諸人釀以爲罪會謂人間尙有公論哉
醉石公大笑不屑辯而督道人則慨慷髮指爲公抱
不平之鳴且嘗詳載之野史請酌酒奉壽而頌言之
往崇禎庚午通州有市魁乘官兵入衛刑牲盟衆藉
口備郤於宦奴而意實在剽掠州大夫方有事廣陵
公飛書走檄促之歸歸則夜過半矣望日諸奸民譟
于州門州大夫恫惴莫能禁立燬一二孝廉姜太守
家姜太守之隣居范太蒙剛直人也延州大夫入其
廬頰首噤不發一語怨家明鐸父子倡言曰范太僕

請召甲士拏戮汝於是范氏居亦不保矣十六日城
外勢益張凡園亭舟車及碾棧之屬悉投之烈焰十
七日公請州大夫閉關以遏其鋒城內諸士紳藉有
完卵其誰非醉石公之賜是夕忽報數十艘突城下
衆涵涵相謂曰海寇至公急出爲捍禦討左右莫能
遮止直抵州大夫州大夫岸幘披衣但曰願公好爲
之遂乘騎率民壯義勇各攜一竿一燈登城守護俄
四城上火光燭天鼓角如沸羣不逞覺有備遁去而
後始知非海寇也其誰非醉石公之賜十八日城中



羣不逞揚揚衛市中剽掠如故公屬諸戶侯械繫其最黠者八人十九日城外脅放繫者乃肯散州大夫釋之總城下公憤憤氣約結無可奈何會直指曹公與兵使者王公按視通州又有諸生闖入學宮旁且將巧爲之解公厲聲叱曰汝曹讀聖賢何書學宮何地而乃爲不法者遊說乎盍不見某劣生暴殞又不見某劣生得明氏五金而衆口籍籍者耶諸生慙而退其誰非醉石公之賜公送直指行見荷擔扶攜而走者纍纍道旁公詫曰良民空國則奸民拊手以爲

得計萬一挾海盜而起江淮大震禍且叵測亟言之兵使者王公出榜慰諭得無徙其誰非醉石公之賜夫崑崙張公以新中丞入浙境奉敕便宜定民變用速定兵變用緩然且紆回於暮年後而局甫竟今醉石一廣文先生耳獨挺身任怨任勞登埤閉關按置止沸提州大夫于若醒若夢之間救通國於手足無措玉石俱焚之地耄倪帖然淮海無恙以此視崑崙張中丞果孰易而孰難乎張中丞資金賜飛魚服峻秩左司馬今醉石功不惟一切抹去而又以考功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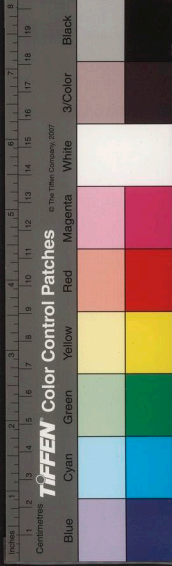


誣罔之伏弩駭機發於意外又孰屈而孰伸乎醉石
公不自白人必有代爲之白者人不能白即鬼神必
有代爲之報者報之伊何曰壽曰善男子通州之更
生即上帝之長生籙也友臯友鴻之蓋世才名即活
千人者之高車駟馬也况公甫六十負禦侮折衝之
方畧必薦召爲邊才老驥千里怒鵬一飛而九萬里
妙在伏櫪與六月息之待時耳今日之醉石安知不
爲嵒岫大司馬乎季鷹蓴鱸志和筆床茶竈毋曰此
吾張氏家具而遂有退心也醉石笑曰善僕胷中磊
塊得着道人一言如澆數百斗名酒呼二子斟滿加
酌爲轟飲無笑

壽雪泉禪師七十序

余少慕人外之遊手公車言攢着不怡得竺乾古先
生書輒避人譴之欣然有會心處家居近馬耆寺行
游寺中遇雪泉師如獲夙契余比時縮髮不敢與師
麈尾相難然心知師爲龍象蹴踏中人也徐文貞解
相印歸同陸文定耦影林下尋法喜之樂師以老衲
介于其間如裴林黃蘗了元子瞻皆可入圖畫中莫
廷韓以詩道自雄客至同集師山房歌咏叫嘯城烏
林鳥欲驚欲止與霜月相凌亂師絕無倦色燃香淪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七



陳裕公先生集 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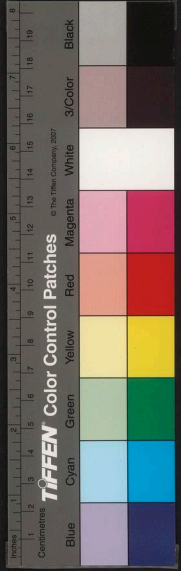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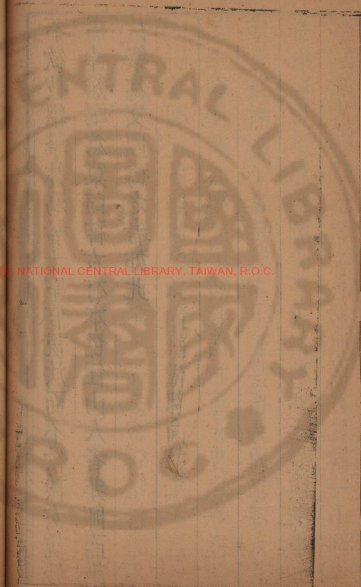
三十一

壽裕吾汪光祿八袞引

裕吾汪太公乙亥仲春屆大耋之辰懿親舊練謀所以祝維祺者幾中分新安之士乃三子獨曰贈人以財不如贈親以言言不朽而吾親與之俱不朽矣陳子聞之曰善哉吾嘗嘆郡邑長甫下車席未暇暖而諸逢掖劇金製賀屏以進其文太阿而鯨情實比屆壽辰賀者復如初摩肩鞠躬爭門而入者比比也郡邑長愕不解所謂有識者讀之欲噓往往擯不前蓋無反而歸壽其親膳則從遊飲食則不離寢處何其

東晉先生集 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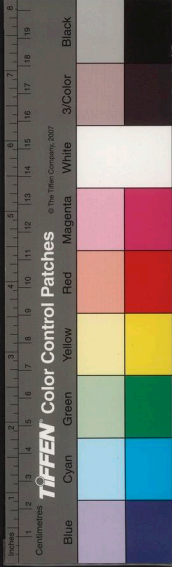
三十一 壽汪祿五引



簡切淳實而有餘味乎今三君子事太公過謹爛詩
文徵壽言于海內諸作者悉嘉而與之名公非一人
立言亦非一體芬匹椒蘭聲鏗金石何致客若斯之
多也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
人愛敬盡於事親而謳歌出於學士夫夫之口芥瑀
磁鐵本之自然不可得而強也孝矣哉故樂而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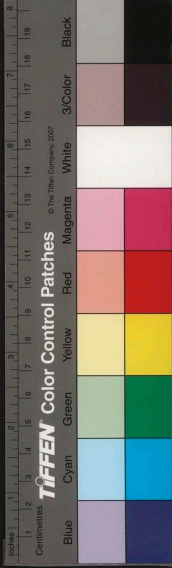
壽侍御心岫王公七十叙

崇禎丁丑七月三日王侍御心岫公七十矣觴者填
咽壽於里門公應之甚整而暇衆指日艷羨曰公天
所相也今皇上求賢若渴凡海內隱鱗伏羽無不
登進朝廷而公清名滿人聽總臺敦趣急傾耳其車
音之北來以爲衆正倡而何養高如故也公嘗告余
曰余十年而雋于鄉十年而雋于南宮又十餘年拮
据於太和西昌兩巖邑而始拜北臺御史此而不止
誰當止者家君爲令爲廷尉爲郡守皆得力于悃幅



恬澹中士民俎豆之通衢老僧香火供養之空山蕭
寺臺察挽留拂衣不顧而余請侍養歸覺晚矣此而
不止誰當止者余壯猶艱嗣家君嘗嚴天台棄女之
禁六邑方千里收養無算而愚兄弟漸次各舉雄今
吾兒讀書不出門且娶婦又名家女也此而不止誰
當止者陳子曰善哉此得柱下猶龍氏知止之訓而
輔以南陽臥龍之澹泊寧靜者也雖然公學間更進
是其易之剛健中正君子乎公家世廉南陽之懸魚
壽春之還犢自是尋常本分事無足異獨其修補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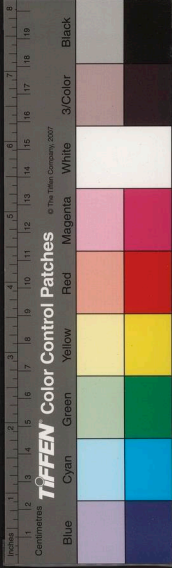
倉於未荒之前捐賑饑民貧士于旣荒之後築磯頭
建書院脩學宮繕公署表通津理驛路立茶亭漏澤
凡可爲邑人匡無給乏卹患救災者傾貲掃橐而爲
之不沾沾示惠不赫赫要名公非健而能若是乎歐
陽氏欲侵婦家墓道則剖還之郭氏以布衣小過而
欲置千重辟則立脫之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公非剛
健而能若是乎笑功名如浮沫涉權要如聚沙輦下
無問通之書戶外無關閱之僕子弟廩廩無怒馬鮮
衣皺眉切齒之事遠近有不馴者非特變色見公憚



陳翁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發之口抑且遮藏蓋護惴惴然惟恐公知公何以得此於人哉則剛健而必歸中正故也剛健中正故官賦必早完歲時伏臘之應酬必早辦方內方外之施捨必早給大抵治官如治家治家又若絕無官者吾於公悟天德焉悟壽脉焉而人但以知止知足比於散金之疏太傅請鑑湖之賀季真得其庸未得其真也公備諸君餘曰八十老人一言真可敵賀客數千言請奏之公以侑三壽作朋酒

壽沈文臺六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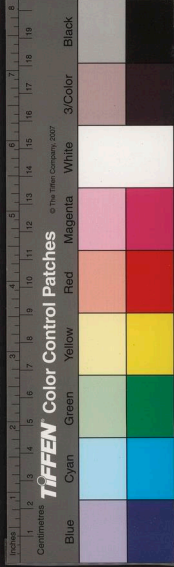
泖西勝國時多隱君子自松雪翁後如曹雲西楊廉夫倪元鎮董相與爲翰墨觴咏之樂漁舫鐵笛往往出於素鷗黃葉間然強半避兵耳吾朝世濟太平賢者皆隱經鋤中以孝友爲政余所見文臺先生其一也先生不愛其力爲王家力役晚更饒裕又不惜金錢爲德於鄉甚方里人推爲長者先生逡巡邊讓如平時出則單複負杖行遊畦壠之旁歸則聽墻東讀書聲飲酒捧腹以爲樂今三子名諸生幼者亦能文



萬石庭訓百忍家風未有艾也處世可不爭任世可不老六十直小年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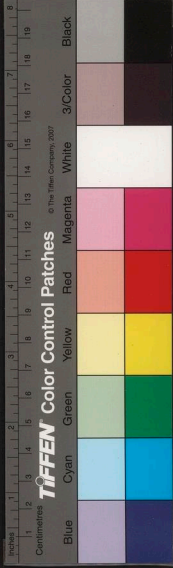
賀如臯玄同冒公暨配宗孺人七十雙壽序

往玄同先生與配宗孺人甲子乙丑歲後先瘞六十觴余亦忝贊客者之末今甲戌又皆七旬雙壽矣宗起孝廉時詩文奇壯真可孩視一世人莫敢與衡敵者余告之曰君此道業已得手所謂佛法不怕爛却也姑舍諸宗起卽以告玄同先生粘諸屏上刻日立斷詩俄成進士後則貽書相謝曰後生輩不聽長者言大約坐福薄耳余曰余安得長者言蓋玄同先生有庭訓在去歲辟疆以詩稿索序余報之具如告宗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起者語云時清不敢讀閒書况今何時哉六朝綺語
詎能濟世安人抑求之三年艾乎辟疆不以見嗔而
讎以爲感甚矣其父子之篤于古道也邇來各少年
自負文場渠帥擇精銳者以爲俊富而多糈者以爲
厨父率其子祖率其孫執贄以謁之豐餼以餉之旁
睨山澤濯莫爲顧曾有虛心如辟疆父子者乎頃辟
疆遣一介渡江徵余言爲王大父母壽余曰是吾所
習也玄同先生初令會昌再令鄆都解鱗縱羽收騰
溘齒禱雨雨澍祝風風友格虎虎遜縱囚囚復還來

歸非特才器能辦賊卽古循吏不過此且當甯賊之
變宗孺人裂帛繫卽於先生肘後挈兒東還忠義填
膺直置七尺於度外詎意今日且七十宗起爲名臣
辟疆爲名士百拜而土齊眷耦齒之觴何以得此於
造物哉吾讀冒氏前徽錄自運丞永宗公應詔獻書
高尚不仕迺至都憲少參以下在官則種德於官在
鄉則種德于鄉而玄同之三代則更進于密行精修
事事必期合於太上感應篇而後已善必稱祖宗言
必砥風俗但有正直忠厚絕無標榜招搖譬諸商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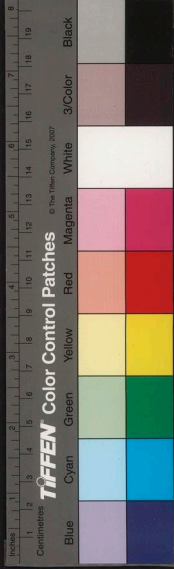


周鼎體質龐然而丹砂翠羽之寶色亘數千年出土猶若新冑故僻姓今以著姓稱至與胡安定王龍圖鼎足齊名自國初及今凡二百五十餘年矣則玄同夫婦上邇運丞之始祖皆二百五十餘歲人也壽耶非壽耶今玄同引之於前宗起辟疆又栽培之於後他少年以筆舌化而爲兵辟疆父子且欲銷少年之兵化而爲長者此之謂善氣此之謂吉祥之氣可以壽國壽家而轉之可以回壽其父若母魯光祿月塘公之九十有一也劉孺人之九十有二也豈天生壽

種哉舊家人物其醞釀世德之堅厚所繇來遠矣而又何疑于偕老之玄同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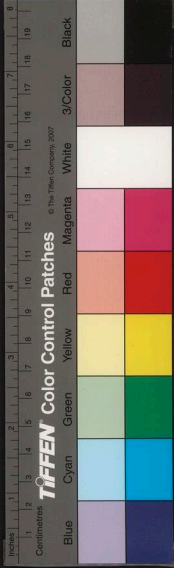
拉士勝飲客退必偕士勝卧起與俱子弟肅公爲祭
酒家臣數百指聞咳響履聲皆易面相視而莫敢以
狎進公自少以伉爽直亮聞少不怡面赤髮上指呵
詈隨之卽王公貴人勿顧也人以此信公直腸而公
亦得孤行一意落落里族間松柏不凋薑桂愈辣今
公五月稱六十矣遠近爭餽酒奏詩歌壽公公笑謂
客姑少緩重陽之月則吾趙孺人借壽時也孺人手
操力作爲我了尚平之累不稱勤賓祭皆咄嗟辦不
稱貧課子讀課婦織不稱姑息吾垂老而伉爽直亮

無大頰仰于俗人者則惟我婦力也君輩何以壽我
兩人客曰吾聞九節之蒲可以佩秋菊之英可以餐
請爲公釀酒一辟邪一制頰齡公夫婦隱几而飲之
以待元直之蓬蓬天蜚則梁孟之齊眉麗公之偕隱
又何足以侈公哉公有山堂在東余與余高齋頑仙
廬不數武不惟同學同里閉卽岩居川觀之樂又同
自今以始且將公行我行公醉我醉白髮甫生青山
不老我兩人各不問年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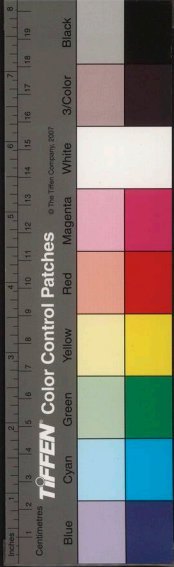
壽岡卿海陽顧公暨配凌恭人七十偕壽序

陳子讀易山中曹允大太史曰我舅氏海陽顧公暨
凌恭人偕七十矣敢邀祝者之詞以獻陳子曰往遇
顧公於青谿善氣迎人和氣喫人以知足爲樂以保
全晚節末路爲兢兢非深受造化之所與者不能士
大夫苛求於造化愈多而愈以爲不足則造化亦苦
其多求而困之以生厭厭則始與而終奪之明與而
陰裁之古人角齒之喻斛滿人概人滿人概之說非
虛語也受者壽也其我海陽顧公乎清風鎮顧氏徒



家武塘平舟先生以學博推鄉飲大賓公沐其家教與凌恭人互相砥礪以及通顯綺歲而讀中秘書三十歲而巡方爲名御史劾王遵訓之窩藏却李大將軍之賄薦按青徐刷光祿正己率屬請託不行適兵曹以軍政株累臺省一日而禡三十餘人公與焉公歸無幾見於顏色闔門養重者二十六年 熹廟賜環歷遷問寺笑指春明遂絕仕進超然免於遊璫之網羅夷狄之患難中外交推轂公起而公引避自如平居儉約置田六百三十餘畝額曰義田自奉祠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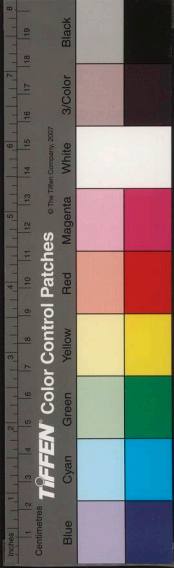
墓而外餘悉以爲收宗贍族之助請諸當路永勒堅珉凌恭人從史甚力今公勇敏敏武日與故時賓客逍遙詩窠棋圍中凌恭人旋勅酒炙從之耦齒齊眉合壽得一百四十而猶未艾也第眼前祿席行酒時公豈無陸賈流連過從之樂而凌恭人豈獨無倚閭倚門之微念乎一念轉而萬善迎一陽轉而百昌集善氣和氣彙而爲長生吉祥之氣真顧氏一家之人瑞也何羨鹿門其隱鹿車共推之夫婦哉



賀希宣范公暨配虛孺人六十偕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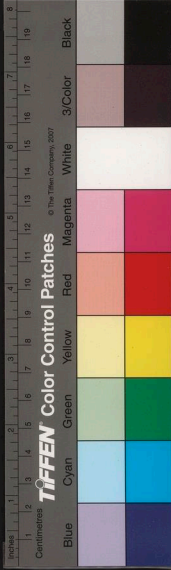
歲已巳七夕後之二日如臯范希宣先生與虛孺人
合壽一百二十矣陳子曰希宣先生吾耳熟久矣嘗
讀其萬笏軒詩集竊有慕乎其人余所交吳明卿顧
益卿屠長卿李玄白冒伯襄李大生皆與先生稱杵
臼縞紵之交詩壇酒社旗鼓各相當而皆以人豪目
先生先生總角補縫掖治梁丘易而精之自號鐵齋
生才譽赫然一第如解衣帶相視顧數奇屢試見格
轉而雍試復見格槌破硯擊缺壺大約類天馬悲嘶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神鷹怒擲其意未嘗不在九霄萬里間也先生與盧
孺人事親孝敬家儉能起中落而雄素封客到門卽
勅盧孺人治具走爨下豐約中程先生對客轟飲飲
輒醉醉輒爲短歌曼謳矢口泚筆大言河漢小言珠
琲浩浩焉落落焉旁若無人者公感慨用壯峭岸不
平之氣寓之於詩詩品詩格詩調之風華精采悉寓
之於庭訓今公茂國士無雙阿季汝馨試多第一五
孫長者露頭角少者亦作虎子跳盧孺人居恒以時
命慰先生以科名砥子姓擘桃膾藕交賀吉祥拭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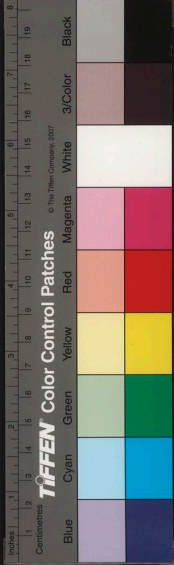
聖王之龍飛拊掌後人之豹變身名俱泰俯仰無
慙試問爰書中上衮巨卿能如先生之齊眉耦齒否
也今不觴誰當觴乎俗傳七夕乞巧爲兒女節風士
記丈夫亦有乞富乞壽乞子者先生與盧孺人無歲
不偕老無日不團圞卽七夕後雙星相望且有羨色
若古者鹿門共隱鹿車共推又不足爲先生壽矣先
生笑曰善呼盧孺人浮太白仰天而酌之曰天孫汝
能飲我長生一杯酒否



憑藉問爰書中土寮自臘道吹夫土之齊儉潔齒齒
聖王之誦派世掌翁人之懷變良子母泰補心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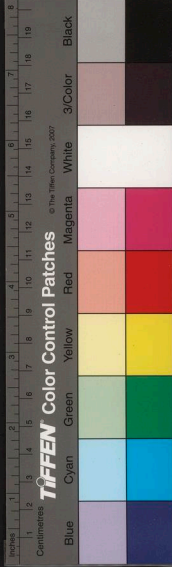
賀劍墟蔡公雙壽八十序

崇禎庚午為劍墟蔡公八十攬揆之辰孺人長公一
歲客歲群壻欲舉觴孺人謝弗納曰待公之誕期而
合舉焉齊眉耦齒甚盛典也至是徵詞于余以劾公
維祺之祝公之父中仁公篤行醇謹號稱蔡佛子文
貞公之中表戚也生二丈夫子長曰山泉公甲子舉
於鄉官邑今次曰劍墟公繇博士弟子員入南雍才
譽籍籍文貞勅諸孫以山泉公為師劍墟公為友文
學行謹互相砥礪文貞公以下不敢狎視之山泉公



解令歸劍墟公亦謝公車不復上時與一二老衲逍
遙爲山澤之遊客諷曰公家貧入貴稱太學生積歲
月而謁選人百里城五斗米不差勝衡門泌水乎公
笑曰雞肋味短蓴鱸味長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頃見
二三故人挺險走捷以博一命之榮似足耀田野里
巷觀然倒執手板蒲伏當路前無異凍蠅兔免此豈
僕所能辦哉口無兩舌難吐遠心之言腰無媚骨難
飾非禮之恭足無重趺難學逡巡遭回之步惟有蟬
蛻浮名蜉蝣噀市數畝薄田可資餽粥數行古帖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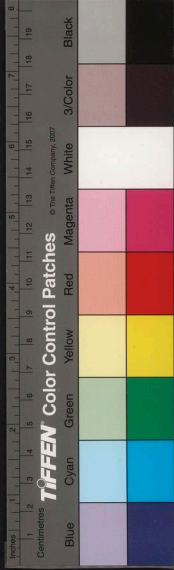
備臨摹寫梵經以結淨緣抄異方以衛生趣往來自
翠泖外不汗漫遊也過從自董宗伯及耆道人外不
濫觴交也待羣從和而莊不苟撻也不奢望也壻四
人俱賢而梅梁杜公尤最貴其子孝廉父事公又最
謹而公絕未嘗假杜氏自重人亦不敢以杜氏有無
輕重公憑一小奚奴踽踽徒行遇尊官貴人左辟道
旁讓畔而已見少年高才生側耳拱手唯唯奉教而
已其古之恭人今之吉德君子乎史稱夫婦賢而隱
者冀欽梁鴻龐公然冀耕而婦餉龐耕而婦耘鴻任



春而德耀具食隱操雖堅節亦良苦若以公視之有
白首相莊之賢而又多安養寬閒之樂日月而往其
壽固未可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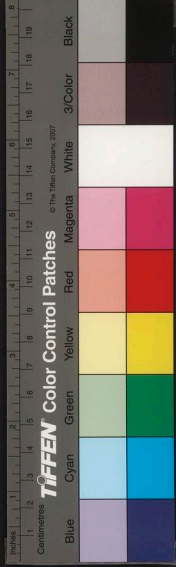
壽幼魯曾蔡公暨配詠安人五十雙壽序

吳興蔡幼魯先生與張安人偕五十先生謝曰吾近
治公車言灞陵老將猶能吞幽燕諸少年而曹乃以
哽饁祝我乎吏部君噤莫敢應徵着道人一言以侑
觴余惟吳興蔡氏如玉泉廷尉白石司馬洞庭九達
孔目昂足相望稱海內聞人聞家五傳而幼魯先生
復以弱冠舉於鄉迄今策蹇襁褓躡躑三千里計偕
如故也客曰先生有子爲吏部郎盍不高冠大車以
封君重不則去而謂選人飽噉五斗而何僕僕公車



爲公笑曰非我志也我舌不綉足不趺腰領不解磬折州縣之職徒勞人耳若父以千貴簇簇然于旄相屬日遣舍人兒旁獵他事交關官府偃僕行馬圍隸間又恐爲庭鶴所笑何如擁書南面高臥北窻之爲愈乎先生懸河之辯扛鼎之筆迄今與季公次公衡文角藝高才生不量躡之先生批亢擣虛人人皆靡旗仆轍而走風華精采不減二十一鄉薦時平生方正光明無他嗜好亦絕無腹背鱗甲長公成進士先生戒之曰立朝宜覩得身重入仕宜覩得官輕已轉

銓曹則又戒之曰風波之地勿染一點塵勿逐兩岐路升沉毀譽聽之而已長公不諧于局歸裝蕭然公欣欣喜見眷宇一切躁進干請事矢誓相勗尸庭闈寂神韻高閒卽張安人浣衣蔬食幾且類田畷婦旁人或笑其儉率先生嘆曰吾十三失恃外侮蜩集竈突無烟貧窶萬狀張安人盡捐嫁時裝寬我于讀兒不牽衣啼老母不推案輟食繫惟安人拮据有助焉今年各半百粗恬祿養茗旗菜甲宛如大官饌天人糧也他又何望哉大丈夫磊磊落落起倒自繇中年



以前決不欲憑藉父兄流而爲橫爲驕中年以後決不欲憑藉子弟流而爲鄙爲俗今先生讀書課子而外凡人間功名苑枯朝局善敗悉付之過眼烟雲彼目中且無造化小兒胷中豈復有吏部郎乎吏部十年通藉六載里居正得先生今日意中事視何尚之傾朝相送顏竣賓客盈門其清冷薰灼相去何如也頃者囊萸初紫籬菊漸黃萸可入佩菊能薦杯自來稱神仙令節先生夫婦恰共舉百歲觴詎容少登高巖然一笑乎吏部肅觥壘以從候於碧浪峴山之前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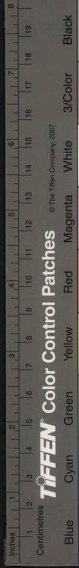
賀澄宇楊公八十暨配吳安人七十偕老序

往澄宇楊公六七十時叔漑諸兄弟徵言于四方至是公春秋八十吳安人亦七旬矣其倩錢君煇吳君圃屬陳子修祝舉齊年耦齒之觴公澹泉先生遺腹子也賴節母哺之室之教之以保孤爲主母子交相保而公遂稱名士稱義士及今稱八十老人矣屈指公八十以前立宗祠修家牒瘞枯骼廩餓人捐族田上箋臺使者以章母節其孝義之事載于閩史而誦說于賢士大夫之口者幾滿人聽矣而公猶未已也



客無問親疎謂之不拒干之不厭負之不恨激之不怒甚有寬陷大辟者挺身營救必期昭雪而後已而公不責其報不伐其能御事如臨冰履薄解紛如就熟駕輕久則父子夫婦皆躍躍有慕義無窮樂善不倦之色金錢米粟視之蔑如也公其得易之髓乎易序卦同人後繼之大有大有後繼之謙謙後繼之豫公與吳安人恭儉起家處素封而勤操作起鬲族而謝芬華俱能以散爲聚以盈酌虛有琴瑟之調而無水火之忤則同人之象也產日益拓費日益雄子孫

日益衆且賢則大有之象也壽介八旬寵膺三錫後生儀爲指南上衮尊爲祭酒州大夫肅爲鄉飲大賓公逡巡左讓而不敢當則謙之象也錯綜庶物獻酬羣心悠然受泛然辭湛然胸中若無毫髮事者則豫之象也同人故無競大有故樂施謙故其度冲豫故其神悅操此四者以之偕老以之課兒以之長生久視卽而鄉百歲毛翁行且齊驅並駕而八十肩足云乎時維九月佩紫萸飡黃菊與水桃雪藕共進此不過尋常之令節耳叔蒞錦旋偕伯仲爲兩親上壽重



臺之芝產於冊次並蒂之蓮生於池中得無關西四
世三公將復肇於今日耶余當偕董宗伯觴公於仁
壽之堂請觀奇瑞并與叔蒞諸兄弟談易而別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壽序

壽俞母陳太夫人序

壽湯母許孺人九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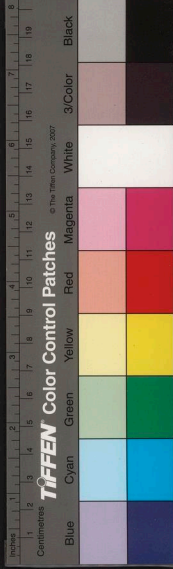
壽徐母蔡孺人八十序

壽邵母林太君八十序

壽節母倪孺人六十序

賀羅使君壽母七十序

壽項母陸孺人七十序



臺之芝產於冊次並蒂之蓮生於池中得無關西四
世三公將復肇於今日耶余當偕董宗伯觴公於仁
壽之堂請觀奇瑞并與叔蒞諸兄弟談易而別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壽序

壽俞母陳太夫人序

壽湯母許孺人九袞序

壽徐母蔡孺人八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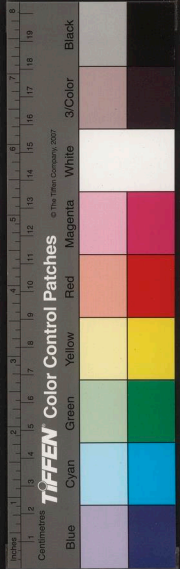
壽邵母林太君八十序

壽節母倪孺人六十序

賀羅使君壽母七十序

壽項母陸孺人七十序

頁廿八
三集
卷之十八
目次
一



壽吳太君張孺人五十序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壽宋母沈太孺人七十序

壽王母汪孺人七袞序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壽茅母丁安人五十序

壽賀母朱孺人六十序

賀董次公元配沈孺人五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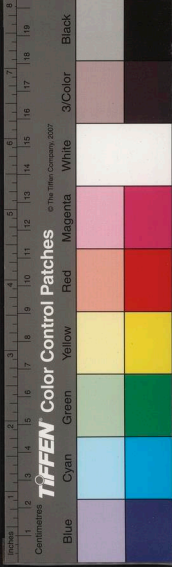
壽許母朱孺人五十序

節孝黃母戴孺人七旬壽序

賀王母沈孺人七十壽序

通家李衍

夷中甫較



陳翁公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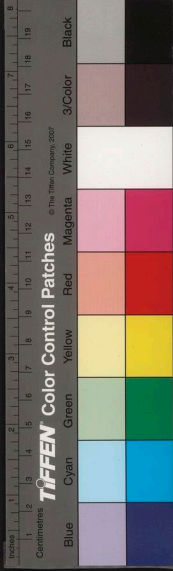
男夢蓮古淡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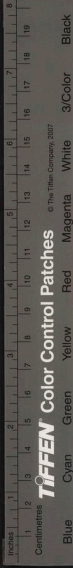
壽翁毋陳太夫人序

若水二虞先生數過余山中竟日譚對嘗爲余賦詩
音旨清拔有穆如之風余愛題門扉間客共嗟賞往
往下榻留連獨先生不聽留而去余問故曰我毋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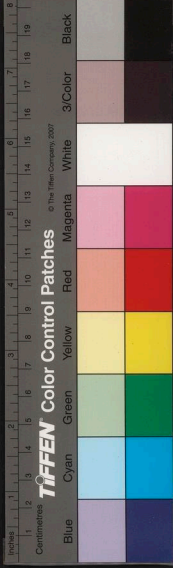
春秋高今九十有七矣方且朝夕問飲噉引襪被候涼燠命余退乃退敢向君家山水中信用宿宿耶余拱手曰快哉孝哉太夫人爲望族碧湖陳公女少端靜受女訓內則諸篇抄選德耦得仰山公公出衡州守曲江今廉吏之後世守素風而性復倜儻負峻節不屑治家人生產太夫人紉績篋嬰奉堂上姑苦辛操作如翟婦梁妻凡二十年仰山捐館舍太夫人勞面毀粧幾以身殉者數矣宗長百方勸諭之乃強進粥糜專爲六尺藐孤計晨雨宵燈無不訴流黃而懷

搗素也戊子歲惡無宿春之糧僅四壁古書耳太夫人日訓誡先生曰吾家世清白而兄坐逋課悉索于縣官產立盡而弟尚襁而啼胡爲者先生乃感奮挾策窮六時讀之夏隨樹陰冬臨霜牖積學爲當世名儒遠近爭負笈趨先生得修脯爲太夫人甘毳資然屢躡名場且讀且嘆每欲袒而拜太夫人杖恐不得當也太夫人笑曰汝無以吾老人故而傷困厄蘊鹽菽水吾與汝共之安用墨研光綾作告身榮我哉先生姑以太夫人意乞廣文一邨來教吾郡頗樂土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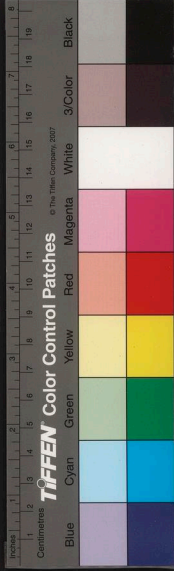
謂魚鱸杭稻與苕溪同第爨舍如破舟太夫人將無不怡而意顧湛如也先生乃進諸弟子談說古今文史極有妙解間出詩歌相賡和琅琅有金石聲太夫人聞而樂之洞山若下不惜傾倒以佐高會驪諸弟子起而爲先生壽又因先生以壽太夫人郡有賢者聞之直指祁公祁公曰俞母少而歷栢舟之苦節老而享喬松之大年卽衡門白屋義不容使之泯泯無聞而不佞適以巡方至節宜旌孝宜旌春秋九十有七宜旌一舉而三善具賜之粟帛令俞博士母子焉

往哉先生曰咎何蕃居太學欲每歲歸省不可得熊大經在建陽官邸親未至以香炬馳慶親庭今母子團欒朝同哺而暮同寢朝可松而暮可茗視何能兩公不啻過之况有祁直指以非常之典表章之今吾借以報母氏其何以報吾直指公哉諸弟子曰善此非獨先生意中事亦諸生分中事也謹奉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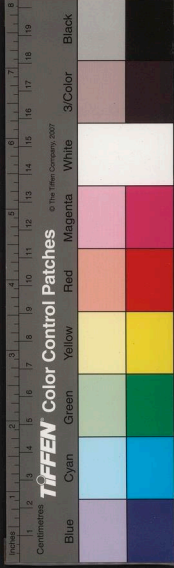
壽湯母許孺人九袞序

余往讀質齋湯先生靈議集剛正峭直有周孝侯射
虎斬蛟之氣曰靈議爲壽母祝也先生遊岱已數年
其母許太君丁卯三月九袞矣有孫聚五嫺文章所
善皆天下知名長者諸君子徵言以庀觴先生筮仕
劍江秦最馳 恩封父母如其官故事七品無重封
後用 東朝恩詔實授收封父簡菴公御史母仍稱
孺人曠典也簡菴公有節母巨王者心甚烈姻黨欲
奪其志王號踊刀繩自矢旁吏者舌益簧將圈局之



以出王寤夜埋大雪中諸雛索毋啼鋤雪出之強半
僵稿獨心坎微溫稍稍啓牙縫間灌之湯乃活其後
他議屏息不敢動王得課子娶新婦卽許孺人也孺
人歸簡菴公早興夜臥上自寘祭下至田園陂池雞
豚果蔬移麵脫藁之屬雖細小悉咨稟老姑而後卽
安上食必手調爬搔扶掖必手屬以此猜釁莫得入
相倚甚歡戊子質齋先生舉于鄉己丑詔旌王氏表
宅里賀者趾相嚙于其堂公鬚髯如戟五十猶與母
氏偕臥起攀肩拭而壹似嬰兒然此事最奇海內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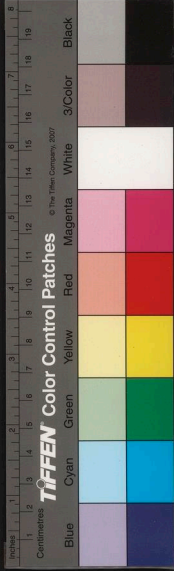
鄧文潔公與先生兩人而已先生爲侍御爭大計爭
職掌破柱埋輪權貴膽落未幾挂冠歸不逾年而劾
孺人不色戚又踰數年而削奪之命下孺人不色怖
曰吾與先君子原不止以功名望兒也古有去親求
仕者其親憂之曰嗟予子行役尚慎旃哉猶來無止
尚慎旃哉猶來無歎是子也度且強陽盛年勇于立
事不然必且指佞疾惡誓不俱生大易所謂濡首滅
頂者也而孰知其母氏之憂思一至此孟子曰守身孔
曰吾志在孝經豈過計哉范孟博之母詣獄就訣曹



王臯爲刺史遭誣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以見太妃假令公今日而在噫嘻危乎孺人幸不爲范毋曹王毋又有文孫如聚五者納手讀書刺舌避咎則魯頌之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得無爲孺人祝乎孺人聞之曰善勅具酒北面謝 天子太平之賜退以酌節烈王姑于是滿飲大斗酒餘瀝班賜諸孫以下而後罷觴

壽徐母蔡孺人八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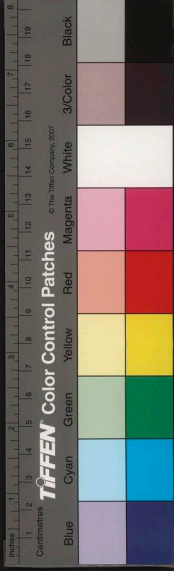
徐太君七十時不佞操筆以佐觴彈指十一年來太君春秋又屆臺矣台胤佐磁州未獲執拳傳鞞上家人禮彤父率德輿載拜代祝于堂下于是陳子復致詞以効維祺之祝太君出澗山蔡氏家德音孔嘉稱女君子已侍曹孺人黽勉同心遂遂稱女兄弟代曹爲政尸饗殮持門戶不霜而寒不續而煖稱女宗母師大約臚載于不佞前文以及宗祊閭左之所贊述洋洋乎盈耳矣而余之雅重太君者更進是太君生長



公台胤次公彤父皆工春秋有雋聲授之德輿俱推
爲一時經術之冠而屢屈于數奇台胤曰親老矣河
清果可俟耶不得已謁選京師凡太君溫清七箸及
一切織鉅出入之故家有彤父在可部署有德輿在
可咨籌有太君在可關稟裁決駟車就官不復問戶
以內事矣余聞之曰此徐氏視之甚易而以他人視
之則難余嘗觀世家舊族衣冠絃誦號稱清白吏子
孫

大譁攘臂反唇幾不知人間有尊卑
上下往往爲有道所憐爲輕薄子所嘲笑語云棄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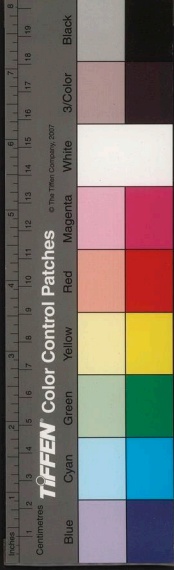
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有味乎斯言也獨太君教
家雍睦田舍金錢付之長公次公輪歲綜理之居同
廬食同釜子女共抱共哺共教誠訓勅自太君傳家
以來兩兄弟無私與無私取無私產無私藏無進而
勁語無退而後言德輿舉事必告叔而後行彤父舉
事必咨母而後出太君惟甘食安坐閒聽讀書聲頌
果于膝上孫雛耳昔兩程先生之母嘗言子之不類
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每食置子坐隅曰勿求稱欲
長當何如少與群兒爭必詞責之兩先生繇此遂爲



百代大孺今太君自少課子課孫必依規檢習久性
成至今以不欺不爭爲王父子叔侄捐形骸置爾我
不竭前人之遺澤不傷骨肉之太和太君豈非徐氏
之程毋哉積善有慶和氣致祥造物豈竟汶汶也請
執此爲彤父德輿券并以慰台胤瞻雲陟圯之思可
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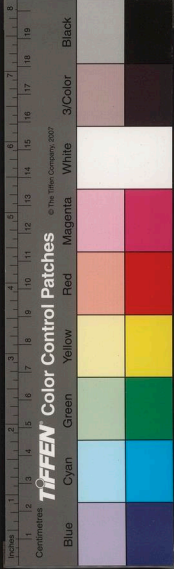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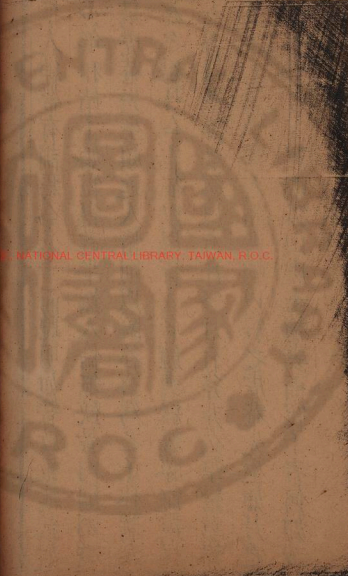
壽邵毋林太君八十序

往余遊靈隱小憇冷泉亭上一長者樵巾白袷搢笻
而來氣貌閑澹覺非常人也旁僧曰是邵虎菴先生
余起肅揖先生答如之因邀予沿呼猿洞而西漸入
竹扉有草閣架于橋上澗泉淙淙閣板間供養牌位
姓名皆武林前輩名賢而俎豆其祖父弘齋公尤肅
蓋議太禮廷杖于世廟復職于穆廟者也話許
久聞先生眷屬安在曰城居兒夫婦孝且賢家中碎
瑣細小事勅勿聞有關鍵者始許咨決四時有甘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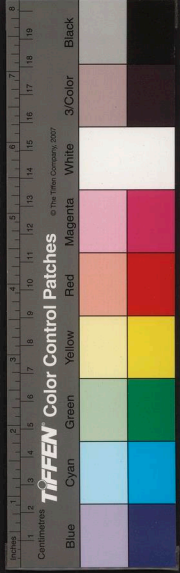
賀節母倪孺人六十序

令甲有節婦得上狀賜粟帛表厥宅里而後世胥史
博士弟子員常緣錢神以操舉廢之權卽有矢志皦
日而挺節秋霜者非請之當代作者以表章之將不
與飛藿稿箕同盡乎此倪氏諸君子乞言以壽節母
之不置也孺人孺齋施公女爲徐文貞相國愛甥門
第甚峻非各家不耦會傘渚倪君少有才名遂以女
字之于歸之日其舅別駕靄寰公已捐館獨孑然老
姑在孺人謹事之雅得其驩心越五載相繼卽世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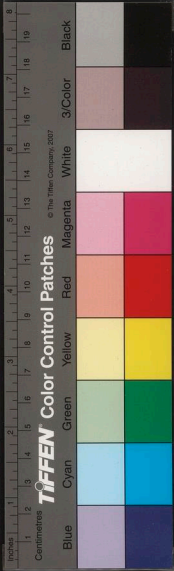
人哺二孤大者二齡小者僅三月左舍鉛右潼乳
淚與血俱血與糝裊拮据十六年朝不朝夕不久也
伯子甫議姻未婚而夭孺人拊之慟曰一瓜二蒂大
者先摘所恃枝連葉附者其在次兒璵乎于是操之
急不以無父故愛恣亦不以總髮故小假之以詞色
璵奉教洗心頰首未嘗頃刻離鉛槧夔夔孝謹譽滿
人聽娶婦舉一子出就家塾矣孺人顧婦則軋軋機
杼刀尺不輟聲顧兒孫則喃喃經史不輟聲嘆曰吾
曩者命等懸絲產如懸磬豈自意子母遂有今日轉

枯爲菀破涕爲笑未亡人得此亦已饒矣余嘗謂節
婦保孤與忠臣托孤異宋張陸文信國諸公彼猶得
明唱一腔之忠義以鼓動四方之豪傑若嫠婦單形
隻影之共隣強宗懿親之莫援穀雛如寄喘息不屬
而欲手挈六尺之孤還之倪氏百世之祖視張陸文
相國不較難乎采風使上其事于朝表厥宅里以爲
爲人婦爲人母者勸其于風教非小補也况孺人茹
荼飲水三十年于旌格已及無煩倪氏之宗長合詞
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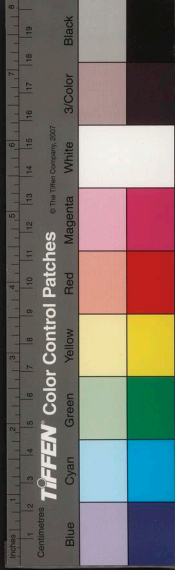
賀羅使君壽母七十序

邇來造化似覺獨私于吳越人不知兵田多樂歲如嘉興巖邑而又得賢使君羅公爲之宰聲實流聞雖隣壤八十歲老人恨不扶杖而往觀之彼邑人士其何福以致此則皆曰此羅使君賜我也羅使君則又委蛇遜謝曰此老母教我也羅之先自豫章來欽宋政和間龍圖公封新安開國侯生郢州鄂州兩兄弟皆各守鄂州公撰新安志而羅氏之文獻與名邦互相倚重厥後一源分派莫能縷述而及今嘉興令有



持公又以崇禎甲戌進士起家其肇祉發祥則原本于賢母其孺人始也孺人嘗迎養於官署中矣水土不甚習去而還舊廬每遣一蒼頭至使君問首問曰曰太夫人無恙乎應曰健無恙則大喜已屈指而數明年之壽期七十矣自惟官守不獲傳鞮行觴如尋嘗家人禮則走幣陳于修祝詞而獻之曰孺人以冢婦持家莊敬慈惠上下咸宜之侍舅姑孝憐之如愛女調妯娌睦仰之如導師備護贈公于藥餌飲食間則又倚之如左右手如司命者然且以其間程督兒

甚嚴師友過從治漿酒藿肉唯恐後身則被浣飯蔬雖爲縣令毋以異豆宿肉鮮繒之衣進却弗御也凡此者皆閨閣之庸行而豪門大家往往掩口竊笑反以爲無所見奇惟無所見奇故賢母得之爲婦順爲毋儀賢令得之爲平易近民爲收斂元氣宛然鄂州公一部長者錄也吾讀鄂州公昏問內宮問二篇援引禮記周禮及家語諸書精核詳明爲朱晦翁楊誠齋所嘆服吾明宋景濂王子充叙而傳之以獲見其小集爲幸今有裔孫如使君復梓之以永續于二百



年餘若存若亡之後非特親新安文獻之遺且知士大夫能執禮故有世教有世教故有世家內以化誨其閨闈而外以訓勅其子孫以廉吏清白之風而兼長者忠厚醇謹之行其善于法祖者正其善於壽母者也譬之喬木然使君則木之始甲也甲之始花也鄂州公則大根本也賢母培壅之灌溉之夏乘其陰而秋采其實沃土千百年之喬木寧有既乎第使君聲實卓然負詞林臺省之望遠近追崇其所親者履珠鳴玉豈曰無人而使君峻謝不敢納獨微謀野

布衣之言將無好奇之太過乎使君笑曰正惟無奇故子請且一二著述與鄂州公多有合也蓋省公亦有安得長者言在



陸項母陸孺人七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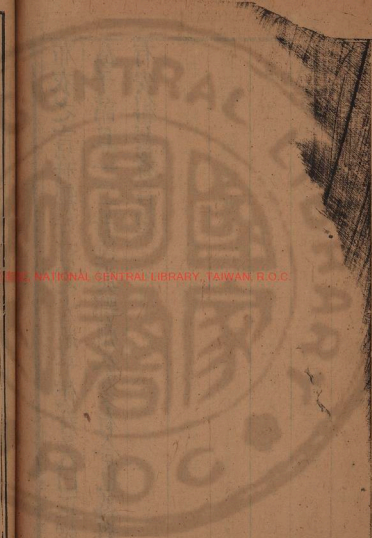
壽項母陸孺人七十序

橋李項太君六十時不佞奏小詞以又新得雄爲祝
約更十年後請操不腆之文獻至是已未又新率子
舉七十觴訪余山中徵前諾又新曰某事毋退無愧
心進無愧色弟冠悒未釋于懷者猶然故書生可柰
何子爲我一洗發之余曰君子毋非猶夫人之子毋
也太母出陸氏子京先生賢下莊事之舉又新骨秀
采采抱膝上授書又置之金題玉璫間輒能分別真
贗好醜記憶古作者所自名比束髮賈申經史精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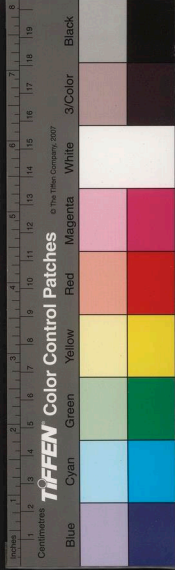
東晉先生集

卷之十一

十五 壽項母陸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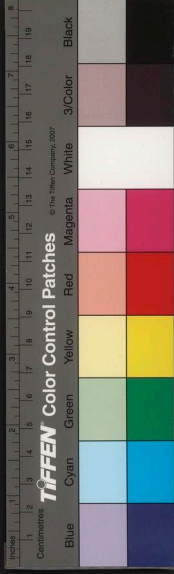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車言太君與新婦陶綜練筆畫呼又新而詔之曰汝家自襄毅公少司馬而後名魁高第丞郎庶常相望于皇路今且措屈汝爭無人先名無人後又新以此愈力于文章又能旁賈餘勇爲古文詩歌遊戲繪事海內購其殘煤斷楮如獲異寶孺人嘆曰恨不使汝父見之吾性見汝父篤好名蹟拂拭舒展葺綴無停時又數數摹寫押署之竹窻松軒絕無長物惟書與畫猶未忘情第恐汝無父癖耳又新笑而唯唯制舉翰墨分曹並進有以法書名畫鬻者不惜出重貲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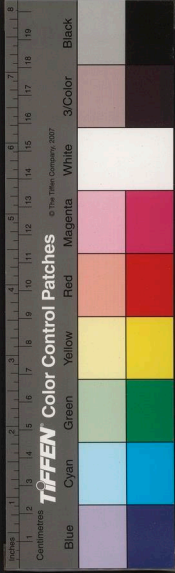
佐又新曰是皆爲古人作金湯卽功臣孝子不是過也遑問他哉夫士生于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若使吾曹有一點俗情微細流注于心目之間而發現于筆墨蹊徑之內刮磨之不得淨淘汰之不得出雖幸爲七貴五侯太君肯以一又新易之否生子如此談笑而撥功名不足爲太君重輕獨其舉無凡體動必拔俗慕陶隱居之悅生負賀季真之清鑒非特恨子京先生不及見之卽使文沈唐祝而在當必引爲小友嚴如勁敵其挾真不朽故自在也米南宮詩云裴



陽春先生集卷之十八
凡延毛子明憲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又
新試以此奏之太君可以嘖然而進一觴矣

壽吳太君張孺人五十叙

江東聞人聞家屈指吳江周馬溪沈其家多上公列
鄉所謂行則兩駮如舞坐則八俎成列者也周有祥
侯沈有君實綺歲爛文章才名籍籍皆震澤吳氏快
壻比肩把臂一時稱雙璧連珠今仲冬二十日適逢
吳孺人五袞特徵言以佐觴往吳大夫平山以麟經
見拔于王文肅武平公能世其經學孺人則元配也
孺人之母張爲莊僖公玄女孫孺人少受母訓刺史
蓮汀公學博龍石公復以孝經女則授之孺人甫歸



吳遂有德音雞鳴盥櫛操力作爲家衆先平山公多
姬媵孺人柔之三十年織悉無間言皆曰孺人吾導
師也武平公好著春秋麟趾雖病丹鉛不去手治家
嗃嗃孺人時時多所規益武平公晚年改容而謝之
曰孺人吾畏友也一子卽夏聲不讀非聖之書不交
非禮之士風調才華總千山立識者以平山公衣鉢
望之而孺人程督無少怠又不啻嚴君察吏之在旁
也今孺人春秋半百矣生長大家之中恭儉愷悌能
五十年如一日核錢穀料米鹽酌婚嫁部田廬凡一
切獻酬餽遺凌雜之事悉受成于孺人手中嘗曰內
行醇謹卽是莊嚴心地寬恕卽是慈悲不解繒不築
肉不刑性不鞭笞童婢不呵斥犬馬不戕害昆蟲不
納優尼不知登山入廟合掌胡跪佞佛若孺人者其
古之女師毋宗哉今五十僅小年正如長至一陽之
始倪耳吉祥善事輻輳而來沈周兩郎不勝壽且不
勝賀今請先進一金叵羅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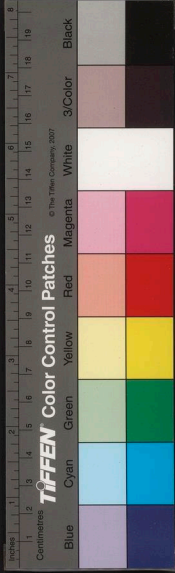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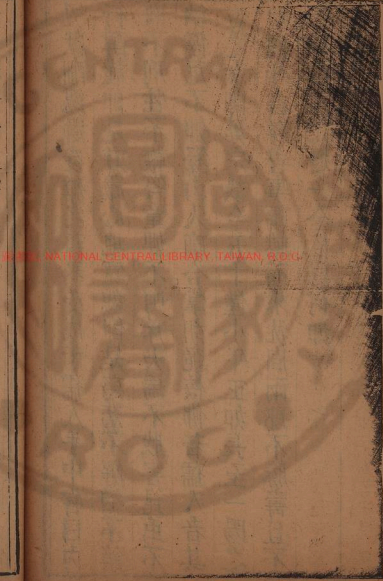


西晉書卷之八
卷之八
人二

壽李母袁孺人六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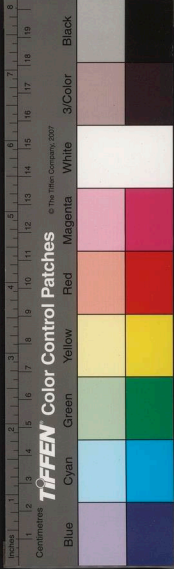
吾郡浦上世家無若竹岡李氏其兄弟以進士起家者則自大叅約齋公與今司寇郎易齋公始檢齋公操家秉居季孟之間兩公得不廢讀而袁孺人實左右之夫易之論駁專起于家人然不過二女同居耳若使聚族而處其食指漸繁而猜心愞色日益起非有明識女子調而制之則牧兒竈婦皆得易面反舌而操離合之權閱墻狎帷粹起頃刻分而為塗人戰而為胡越者不可勝道易之所以反覆於家人卦也

東晉書卷之八
卷之八
壽李母袁孺人



袁孺人本出名家雅著令聞當大叅司寇倚辦于檢齋公檢齋公心計手畫無所不精詞而一切妯娌間米鹽細瑣輦笑取與悉聽之孺人孺人聞雞鳴朝于舅姑之寢門夔夔如也季廟獻客折樽折俎井井如也大叅司寇之恭人冕而垂珈左紈紈綺右綺紈純孺人衣褐中處介介如也則油油如也晨必先田僮起夕必後織婢息日門未闔乎雞驚逸乎牛未飯乎禾雜秭乎燿火不息乎釜不滌衣不浣乎則又呼諸子而質之曰讀誦益乎食噉進乎師匪怒伊教乎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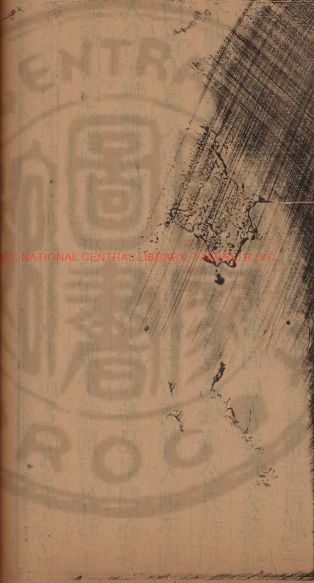
嫗至則曰漚麻乎而配鬻幽菽乎而乞醯茗乎檢括臧獲則曰無鬪乎無群飲徒手博乎無闢戶外玷主人翁乎無雌孺不事飽臥爨下乎大叅兄弟聞而喜曰吾不復及顧矣其出自有清白治辦聲入則不聞有闕于市號于門譁於同室者豈盡檢齋公力哉則袁孺人所默相多矣古今兄弟同居者遠推公藝近推江浦鄭氏其他非漢嫂憂羹則繆妻析產司牝一鳴雁行中斷若孺人之恭儉莊智識大體者能一二見哉天且必錫之大年以風示閭閻于永永百歲觴



陽春先生集卷之十八
未可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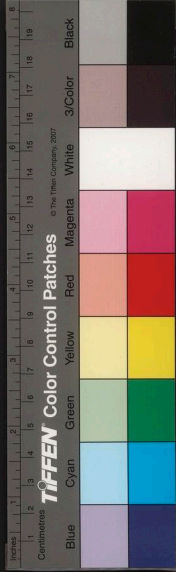
壽宋毋沈太孺人七十序

吾鄉屈指閎閎則蕭塘宋氏稱名家其家以科第顯者若絕若續而獨其子孫皆讀書務理道孝弟力田循循然有法度無一切鮮怒務外之色蓋庶幾先民之程哉余與賓之明之遊因得習于謙之坦之兩兄弟每相對未嘗不商畧騷雅土室藜羹竹窻夜雨怡怡如也太夫人徙而鄉則謙之坦之爲政太夫人徙而城則賓之明之爲政諸兄弟遞相過從視七箸候寢興以爲常而又時時踞而謝無狀太夫人則撫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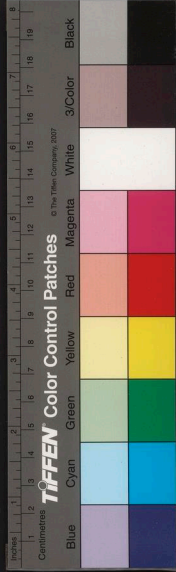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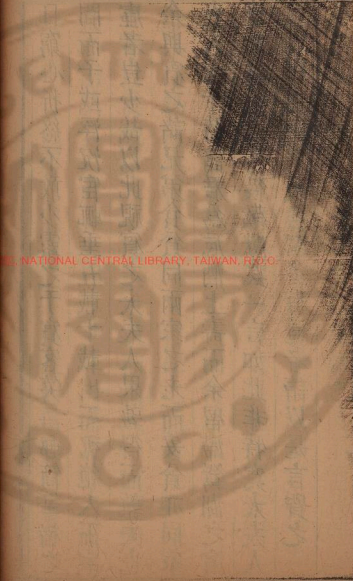
陳希公先生集卷之十八
三十一
之曰兒不憶我與汝言避倭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
我與汝言汝父不幸時乎曰故知之又不憶汝觀汝
益方十歲汝晉汝履啼襪中時乎曰故知之嗟乎吾
曩時褐視錦藿視肉刻視日日視歲也今吾有婦且
有孫衣重襲而食重簋貴不人前行不人後吾真有
吾子矣無所事祝矣余嘗笑俗學之陋者往往欲博
一第以爲親榮夫必鳴玉曳綺而稱人子則曾閔不
稱孝而茅容尹焯非人耶且世之科第尊顯者衆矣
啣命千里山霧江湍親老不獲從而甚則倚廬陟岵

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之于賓客笑語郵筒筆楮之
間而子或浮沉宦輒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
虛者豈少哉以此視賓之太夫人果孰得而孰失也
余與賓之諸兄弟食貧同兩家之老而安貧亦同家
大人七十時諸君爲卮酒上壽而余留滯鴛湖之濱
無能爲太夫人役敬獻其一言如此非特寬太夫人
且以自寬也宋氏各家多有道者請以是言質之



壽王母汪孺人七袞序

往淵季王公五十許仲謙徵余文以佐觴淵季笑曰
僕年雖半百若以七旬毋視僕僕且僂僂戲綵堂下
驕若嬰雛親在不稱老禮也敢納觴乎周季良諸君
子貽書陳子曰淵季不欲自爲壽而難辭之母不欲
薦鄉衮烜赫之言以侈里巷觀而難辭之子子于瑯
琊兄弟交甚暱非而誰當觴者余唯唯太君出汪氏
十六歸敬美奉常次公端凝敏慧最得章恭人驩心
十九卽生淵季太常與弇州公一代龍門其子弟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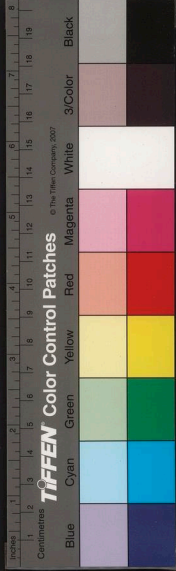


發言成文音調軒舉岸然旁無人也獨太君課兒嚴除舍授食以供先生嘗謂淵季曰汝張目拈髭頗得父神酒後耳熱又得父膽雖然自視名位孰與父守口防心此晚近世渡河筏也慎之哉太常既遊岱孺人持短齋飯依竺乾古先生之教但以淵季多男爲祝淵季事之莊特設庖廡以便食噉別遣童婢以給使令出入必告內外無巨細必咨稟而後行其孝養恭謹乃如此淵季官州幕不勝瞻雲陟岵之戀卽飄然桂冠東歸每鯁直自負小有觸忤不覺矢口勃勃而發又念太君佩常有教爲逆索轉喉而止去歲舉一孫太君喜抃不自勝今年又稱七十觴太君左手引酒右手含飴調笑膝上孩目光點漆壹似屏障圖畫中人極人間吉祥善事悉輻輳于一時而淵季又能持之以百忍守之以三緘兄弟怡怡宛然瑯琊二老家風門行也百順旣聚百福自來卽太君之秀眉麗齒淵季之鸞馭鳳雛纍纍乎豈有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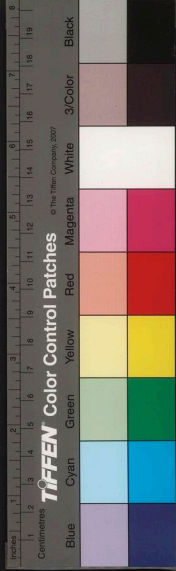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往余讀書瑯琊太原所因得與司韶遊諸兄弟雁行而隨之凡竹林蓮社詩壇觴政坐無司韶不盡歡司韶櫛屋在西城闈賁園淡圃左右列脩竹名花叅差墻垣籬落間諸兄弟過從司韶甚數司韶見必留留必醉往往月白霜清歌嘯振林木宿鳥驚飛以去司韶未聽客歸傾釀割炙復如初余笑曰吾與子皆炙士投轄猶可而乃欲劾石季倫咄嗟辦乎司韶曰子無慮此吾母氏所授餐也我雖貧事母甚謹朝而叩



門以詩文徵者卽不當古人一字一絹然時有所
潤市豐甘而進之吾母食之輒解頤旣而撤案笑曰
分其半佐孫讀貯其半以佐客余曰老人不耐嚼决
喜噉糜子以客故而奪母供奈母何司韶曰否否吾
母蓋性安之性先君子鳴遠公喜客而最又喜擇名
士教兒凡境內外以孝秀至者吾母悉出其橐藏至
簪珥釧珮衫襦之類皆以饌先生酒食至今沙谿市
雅知有詩書師友之力者則母氏以也鳴遠公中道
背母氏泣撫藐孤外支門戶產雖落所以侍白首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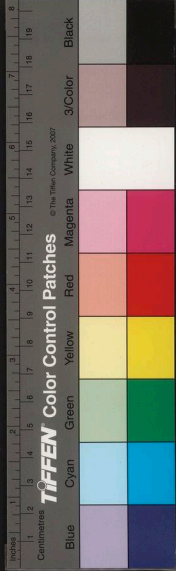
者宛轉萬狀每呼不肖曰大父在無爲老故廢禮食
故廢卦不肖唯唯卽一菜一鮭手掬上食春秋八十
餘爲州司察舉飲于鄉鄉三老過翁翁命具斗酒權
然道故吾母未嘗不應聲而至故曰母氏性安之子
無慮余大笑無以應司韶性鯁直與賢士大夫遊意
有所不樂如含瓦石心吐而後已少子垂髫褰縫掖
負雋聲伯子雖未遇才穎翰墨炤映婁東父子皆以
文行重遠近四方名士輻輳歸之雖僮僕犢衣鬻帽
欣欣皆有好客之色余每以貧孟嘗目司韶司韶笑



陳倉公外生身卷之十
曰子無慮子能爲茅容而吾母不欲以草蔬飯客余
之得與二三兄弟匪朝伊夕而毫無間言者其母氏
之賜哉余曰審若是吾曹安所報母母秋正七十
請酌太斗屬一辭授司詔聽進堂下而還報千金則
請俟異日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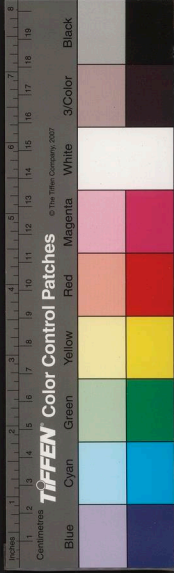
壽茅母丁安人五十序

往戊申吳越大水富者閉庾饑者掠于市吳興太守
雲塘陳公精猛賑荒忽有小秀才庭謁請捐穀一萬
石以救鄉父老子弟太守錯愕爲下堂捉臂曰吾不
意得見真古人問其年僅十四耳且曰此以行毋氏
意也于是士大夫愧出秀才後賑者輻輳吳興乃大
魁秀才爲誰曰茅止生母爲誰曰丁安人蓋鹿門先
生性行彊直數與權貴挺壯年拂衣以讀書力耕教
子孫長公薦卿官侍御家居散田贍族好談古今節



俠事安人抱兒坐其旁津津慕說之故特命止生倡
義及累萬其家風然也若使安人性纖嗇但解眉贊
手戰不發一鏹耳止生才名日高客日益進貧者推
衣食托妻子達幽滯脫禍難其有方聞知名之士則
比筵合榻揮塵飛觴筆舌衮衮非五經二氏之徵言
卽六府九大鎮之故實視上公可海鷗狎也視上第
可墉隼射也頃且禁酒避交淘汰節損課督其稚弟
惠生不遺力惠生自少工詩文磊落雄快好駿馬止
生勅數百人曰咄亟爲我縛馬來吾當手办之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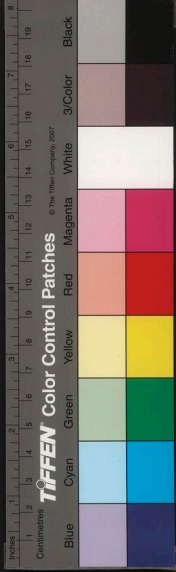
頰首垂涕廬兒輩頓首請縱馬馬疾馳十里外去而
惠生噤不敢出一聲此雖瑣細事要見其母子兄弟
間舉動皆特達古人也以止生曠世特達之才假令
得時而駕何詎不爲陶侃安人則漑母也何詎不爲
王珪安人則李母也若戊申助賑一事則魯肅指二
困以借周瑜郭元振推二十萬錢與不言姓名男子
古來豪士皆有之止生絕不以此挂口而安人亦等
之一盂飯一盞漿了不爲異然吳興方百里以內受
賑于茅氏母子者聞丁安人五十皆頂香遙禮喜天



陶翁公外生集卷之十八
道之有知幸鹿門薦卿先生之有後則天人歌舞可知也卽以問而家大茅君小茅君其注名長生之錄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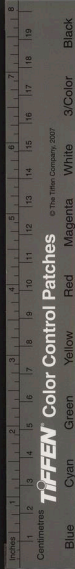
壽冒母宗太孺人六十序

如臯冒宗起海內目爲卿材往登戊午賢書父老艷羨之曰冒君策名可及其具慶不可及也君父爲寧州守汝九先生元配宗孺人少一歲今乙丑亦六十矣孺人奉水又戒戒無納觴者言于是宗起謝遠近客而獨徵陳子詞爲獻孺人宗邛州之仲女也少有德音蠕言螳動悉中規簡及笄歸汝九先生孺人挫鍼治緝使得謹受書未三十膺里選累歲上公車孺人孝侍尊章調甘毳搔痛癢善迎其驩心而程督宗



起不少貸色未辨蹴使興燭垂跋趣再讀鏟落浮華
封蔀混沌先生以此獲安于官出宰會昌種種惠政
載在生祠碑記先生謝曰是惟吾婦從史之功吾性
卞急而孺人以佩常規我我性不耐齷齪而孺人以
絮廉獎掖我已授鄆都令挈孺人與俱而重慶樊酋
之變起元戎見戕潰卒肆掠先生謂孺人曰吾義當
守埤卽死賊無恨汝等身淬血刃何益不如令孺子
奉之東歸于是孺人裂帛繫印于先生肘後曰臨難
不避大丈夫當如是矣先生壯其言而遣之舟次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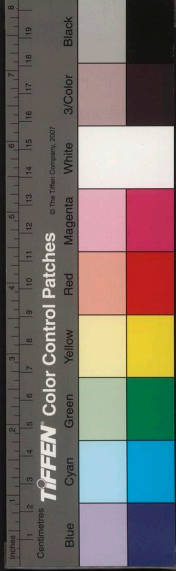
震于隣天幸得無恙旅泊荆江號號索索非膜拜西
嚮叩天則惟有眼淚可洗面耳尋聞措餉之耗始得
安心挂帆而蜀以捷音至論功擢先生寧州守先生
拂衣還里而孺人喜可知也頃孺人六十先生置酒
逸園宗起率辟疆負杖隨其後先生飲少遜孺人笑
曰君不憶繫印肘後何如今日杯在手中乎曩吾泊
小船者三旬君擁蔽絮者五月何如今日鹿車魚艇
鮭菜鱸羹尚羊于我臺我亭我樹我藝之花木乎往
夫婦父子截裾而行洒淚而別今舉案有婦趨庭有



陳看公先生集卷之十八
三十一
子子今以戊午薦吾父邛州公前以戊午登家慶方
新宅相奇合君不飲而醉誰爲飲乎公笑曰卿言善
顧我私心大愉快更有進此者卿往以醇謹訓兒唯
恐爲輕薄子今又以清謹訓兒惟恐闌及戶外事得
譽于鄉黨鬼神何幸而抽身兜鍪劍戟間享有天壤
間團樂之樂樂哉兩人卽大父大母九十當超壽種
而上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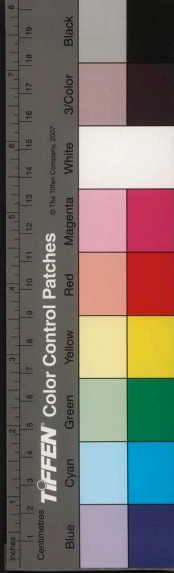
賀董次公元配潘孺人五十序

吾松推世胄名家惟海上潘董相頡頏潘自恭定公
起家方伯克菴次公偉岸玉立負經世大畧尤豪于
第宅園林與思翁別有賞鑒之契故孟履本權皆締
爲婚姻而本權則泰鴻公壻也潘氏裝遣孳粲非左
紈紈綺則右綺紈紈人屏去時世粧以素風德矩
爲家衆先思翁與龔夫人顧而笑曰此吾家女君子
乎本權性卞露醉不可制而無敢以疾言遽色加孺
人孺人勅戒童廝輩靜翳無言聲以待其醒而後諫



一難也丙辰之變烏焚其巢孺人挈本權居潘氏玉
華堂而宮保公亦寓他所孺人數數進美好飲食使
宮保習而忘之無感憤嘆息之聲一難也本權有心
計初橐中不滿幾百鏹而拓貲數十年頗饒皆賴孺
人裁量節縮以佐之無私取無私與亦無門外瑣環
之問一難也客來本權典客孺人司饗部署犁然悉
有法度本權南曹還捐館舍則緘鑄厚藏以待官保
公歸而剖之其平如砥一難也宮保公騎箕上天四
子未經析箸聽長公家督爲政孺人約束諸兒絕不

以肥瘠豐儉有後言言則宮保目不瞑宗族士大夫
之口不易調而孺人先慮及此矣一難也初本權艱
子孺人廣其勝路待之如兄弟然得子卽以親生子
待之手縮髮口授書盼其成立而後已今修齡入京
謁選人連得兩孫爾逢爾玉新補博士弟子員漸次
且議大婚束錦納幣無纖巨營辦以待一難也此數
難者孺人從苦得甘從散得聚從咷得笑從患難無
限崎嶇而得有母子團欒之樂諸兒不敢以惰見亦
不敢恣少年之過開罪于師友伯叔兄弟間蓋孺人



陽春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力行百忍之彘訓以成三子萬石醇謹之家風豈直
董氏功臣其亦吾松之婦儀毋憲哉頃孟冬春秋五
十矣爾逢爾玉雁行百拜而稱家慶孺人不願徵上
客詞而願乞眷公一言以佐觴曰半生苦心隱德惟
眷公能悉之而亦能代言之此宮保之畏友也余嘆
其知人而且知文章爲可重故不辭而爲之序

壽許毋諸孺人五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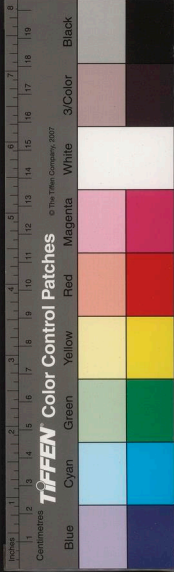
余與內翰許玄祐交數年玄祐徵余梅花墅記余曰
俟訪君有成墅于胷中而後可以屬筆某歲重九遂
果宿諾而玄祐滌俎新尊飴以上客之食曰此吾婦
親走爨下從指麾咄嗟中來余愧而謝之孺人鹿城
諸太學韋齋公女也韋齋公之兄爲禮部郎景陽先
生以直諫剛介歸里中而孺人嫺其家教甚有德音
旣嬪玄佐至次日悉謝遣送者皆成禮而歸許太公
私喜曰新婦部署井井吾兩人可以老入蔗鄉矣于



陳倉公先生集 卷之十八

是擲萎蕤鑰授之而孺人委蛇于寬嚴之間一切米
塩門戶與老稚饑嗔飽喜絕不溷玄祐之耳玄祐以
此得寬於讀才名赫然公卿間連舉丈夫子五人副
又舉一人少而哺之長而延孝秀課之諸子莊憚毋
氏如察吏嚴師不敢以燕惰見後先被縫掖及婚娶
姻婭非豪姓則名族故玄祐之產日益拓而客日益
進既官內史卽挂冠東還穿池壘石輦花竹實其中
左圖史右管絃酒炙相屬不絕而孺人未嘗劬告
疲亦未嘗以此遂妨內政玄祐寢疾孺人醫禱紛若

寢食俱廢旣指館舍泣告諸妾厚裝善遣之而留其
有出者撫如女兄弟諸子析箸以後爭來迎毋孺人
曰汝父未葬吾何忍跣步相離一龕奉佛燈光熒然
吾樂此勿復以浮華溷也今春秋五十神審不少衰
其平日田廬陂池孳畜如故亭臺窈窕花竹菁葱如
故伍伯不呼于門童僕不譏于市不信闔不閤墻不
困于踐更如故宗有老塾有師除館授餐如故骨肉
團樂合門孝義如故人皆嘆諸郎善守玄祐不亡而
實皆孺人精綜部署之力也頃嘗壽辰束錦羞璧者



賁相望于其廬遠近客如雲而至矣諸子負雋聲非
獨大慰目前卽異日軸鸞書笥象服百拜稽首而壽
孺人可端坐彈指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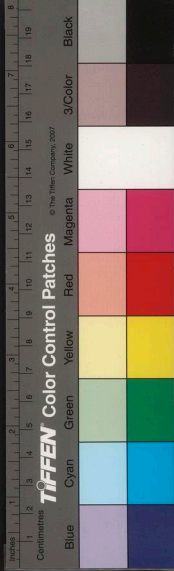
節孝黃毋戴孺人七旬壽序

吾朝繡衣使者巡行郡國郡國有節孝可風者得核
實上狀以聞 天子賜粟帛表厥宅里而不幸或見
格則乞靈于野史一言之祝豈遜于太史一字之褒
哉商山黃氏戴孺人道行次公之配太學其旋之伯
姊也自離襁褓中不苟訾笑其父仰山翁奇愛之以
字黃次公十七來歸德音著于壺內躬臬績脫環瑱
以佐次公購書得窮十乘萬籤之秘而又長于詩歌
所交盡三吳閩楚知名長者開社秀水弭棹雲間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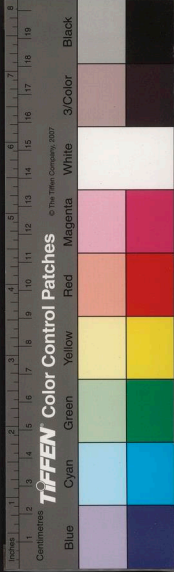
以不祿聞孺人聞訃驚仆地氣惓惓喘不屬息其姑
褻涕百方諭之曰婦逝吾老人豈得獨生且獨不念
媵妾有遺腹在乎孺人憬然悟乃專以撫孤爲任而
妾果得雄孺人負之見于次公之靈曰君其冥護之
無殄絕黃氏之臘撫養兩載妾子復化爲下殤乃立
族之宗與爲之後與娶吳氏產孫男章顯吳氏又劬
孺人于顯腹抱之口哺之朝爲縮髮暮爲授書顯始
得邁族亢宗而姑亦篤老稱九十矣祝者皆曰非新
婦戴氏孝且賢姑壽不及此卽老姑亦曰非新婦扶

我掖我調甘食我煖衣慰我我雖老豈能種種悉如
意若亡兒之在側哉于是孺人之賢孝遠近莫不聞
凡爲人母者與爲人姑者曰此節婦榜樣俱願其多
壽多福事事類姑春秋且躋而上之者豈獨戴氏其
旋之父子哉大抵人品不繫名節雖富貴男子無關
於修短重輕而孺人一寡婦于黃氏爲縷髮千鈞于
戴氏爲秋霜烈日于郡志國史爲吉祥人瑞采風使
者先賜粟帛旋請旌廬之于于朝舍孺人焉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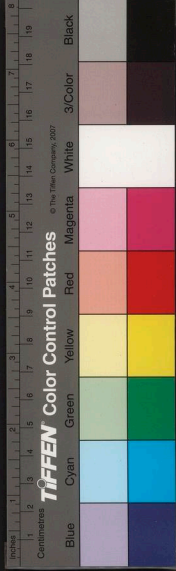
賀王母沈孺人七十壽序

西湖向稱明聖自東坡以西子目之遂稱西子湖今且明裝炫服寶馬畫船無歲無日不爲結隊踏堤之遊雖當路峻爲之防非男子不得登山入廟而巨姓家猶終莫能挽也計惟閨闈中有道行戒德者默默轉移而西子湖之鬧習始爲之一變則王母沈太君是也武林烟江沈翁好冲舉長生不屑屑問生產有女嫁潤菴王公不能具裝遣僅竹筥練裳而已潤菴之父曰見石先生司訓天台噉首荷擁寒氈稍稍得



諸生糈以歸而孺人拮据佐之潤菴公賴此畢婚嫁矣見石先生以次子貴封繕部郎矣毋兄無回公官兩臺矣克家克安嫺經術而克家且食餼有聲矣孺人獲少寬齋心竺乾古先生之教學金剛卽能誦金剛學普門彌陀諸密部卽能誦金剛彌陀諸密部一切世緣違順何足以櫻孺人靜正之本念哉俄室燬于火孺人曰性地本空從地珍寶上至二十八天亦無有實潤菴公以毀滅仲子以夭亡陸氏婦嫠居幾欲自裁以殉逝者孺人曰歿生修短冥冥中宰物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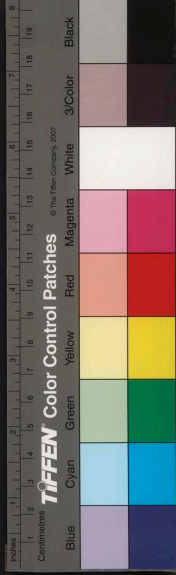
之如晝夜寒暑之序惟臨喪一再慟而已長公緇流滿座孺人出蔬筍飯之曰此出世道伴也四方多孝秀綦烏嚙尸下孺人出酒炙款之曰此經世豪雋也或曰得無爲舉子業累孺人曰學道之人尚不貪轉輪聖王果而况區區功名腐鼠之得失哉且吾兒名行嶠然可彈指俟也克家聞而喜曰吾毋實知已也欲以三簋之食五通之饌報吾毋策其俗又欲以八千歲春八千歲秋報吾毋笑其幻意者徵白石山僧道人言進之庶幾解願乎省道人曰武林得雲棲王



陳履公先生集卷之十八
三十八
氏得沈母濃者化爲淡動者化爲靜歌舞冶遊之西
子湖化爲蓮臺之極樂國極樂有無量壽佛此不足
以壽王母沈太君乎七十小年耳何觴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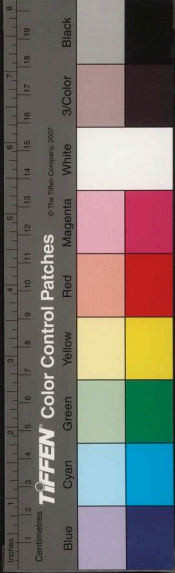
壽姑母葉孺人七十序

嘗觀士大夫誦詩讀書時莫不指天自誓欲効忠國
家以明不貳一旦參爵祿休刀鋸則靦顏委膝其罄
折也若蝟伏而畏人也若鼠食小民之肉噉鄉里之
土地若豹若虎臨之以艱難投之以禍患則拱手掉
臂甚則櫻善類以嘗小人之怒至于人主所以富貴
而尊崇之者視之反若秦越人之肥瘠而莫相恤也
此其故起于無守無守起于患失患失起于懼死生
懼死生之心衡于胸中嗟乎何所不至哉故迄于今



而士之死生靡他者亦鮮矣而數婦德猶闕焉夫婦
不閑于禮義不誦乎先王之詩書者也藉非天植其
性而能確然不貳于生死者幾何人歟吾姑之適于
葉而劬泉公之蚤棄也姑方二十有二兄初脫于
襁祿伯姊亦弱而未嫁姑泣曰吾夫死而吾躬之不
卽從地下者以二子在于是命之出就外傳晝則紡
績晡之夜則挑燈課之長則抽簪解衣婚娶之而伯
姊之嫁也亦未逾數年而夫婿尋死姑又泣曰吾二
子已稍稍成立而吾躬之又不卽從于地下者以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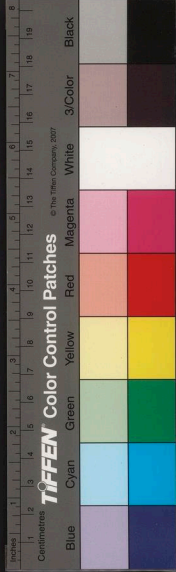
女在于是挈其寡女閉門屏居食荼嘗蓼備歷歲月
殆列于冰霜而堅于金石也伯姊賴母氏以存秉節
五十年而姑亦已七十矣吾父率吾兄紹儒不肖繼
儒與弟緡儒相與捧觴爲壽姑且笑且嘆曰嗟乎我
惡能至今日也我念昔時以絲髮之軀支葉門祚珠
視粟桂視薪錦視褐也倚我之產伺我之財構爨而
交訟無有寧期歲視日也我安能至今日哉所以至
此者嘗懼辱吾夫且辱吾父母及吾兄若弟耳我雖
七十髮短容槁而志不少衰有如松栢矣夫天下之



西齋公先生集 卷之一
四
物惟松栢能後凋亦惟松栢爲能壽古之化人至聖
往往採而食之爲練形攝息長生久視之方此直得
其氣而已况姑有松栢之性者乎壽蓋無量也彼各
爲丈夫而依阿事人輒以死生之故患得患失悉舉
其所守而擲棄之雖偷生須臾考鐘擊鼓思享其富
貴之樂實奄奄氣息塗飭粉黛一失節之婦人也烏
乎壽然則聞我姑之風而不思興起者非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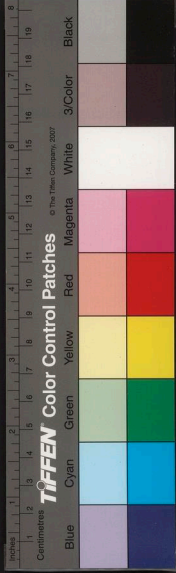
壽王母管宜人五十序

吳門王昆明伯仲之言曰某等奉母宜人命目今吳
越大潦匹夫匹婦不能享一銖半菽汝曹觴能下咽
乎客至者反壁內詞無肉食必藿食言然後可余惟
宜人出管氏名闕兆斗王大夫之繼室也初大夫司
鐸靖江日進博士弟子員與之講德論藝不輟宜人
出漿炙相屬咄嗟中程弟子驚相咤吳習好侈乃爾
何其無首蒞酸餽氣也已交知遣婢啓居則見宜人
三浣衣一盃飯荒率類田畷婦始賦嘆以爲不可測



已遷南雍國子先生除夕隣署火大夫倉皇從外歸
首問曰吾家無長物所最惜者乎訂數十種異書耳
宜人曰幸無恙業已勅蒼頭從猛燭中負出大夫大
喜爲酌酒相慶大夫任杭州郡司馬宜人曰此蘇學
士故治處也湖山魚鳥待公爲政而大夫拮据案牘
不少休得疾且亟宜人操刀割臂肉和藥血止不流
大夫歿有長郎君復蚤世宜人哺祿中諸孫及二子
無毫髮異同延名師禦外侮檢括臧獲贖還族女尺
幅經緯事同丈夫大夫不至爲若敖二子不至爲几

上肉者皆宜人大有造于王氏也辛酉夏秋詔言兵
且動宜人無怖容曰父當自止有農家兒歸省母焚
香啜茗嘿坐一室中宜人曰得無盜而窺我室乎扇
之無使入不數月竟符其言其識度洞達乃如此二
子爲郡諸生經術奇雋而又嫻於書畫翰墨爲海內
名流所歸今諸君子篚筐餼牽而至者皆登堂拜母
客也王珪母李氏謂珪曰兒所與遊何人試召之飲
食見玄齡如晦在坐曰汝友俱卿相後貴無疑今昆
明伯仲家駒國寶豈出王珪下第問母房杜當是阿



陳倉公先生集卷之十八

通古今大經術遂舉賢書第一人賀者為潤巷爭門而太孺人衣浣食淡躬親掃除如故也已登高第拜姑孰令以三尺守法以四知守身蠲不意之征汰無名之美罷鄉村追呼之吏洗鬪扉冤繫之囚下車不再巷邑乃太治太孺人聞而喜曰吾老人可以眠食矣然衣浣食淡躬親掃除如故也使君跪而請止太孺人笑曰汝謂匡績第五倫何人哉今日為名儒掃除身心異日為名諫臣掃除奸佞有如此帝矣吳博士聞而嘆曰賢哉母也其操刀斷織子孟氏剪髮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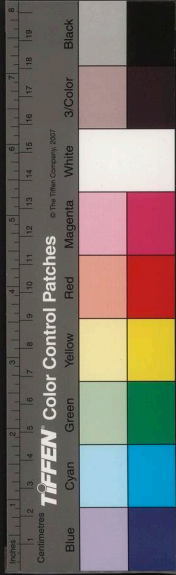
薦類湛氏聞有平反輒為解頤類雋氏有一於此俱能貽其子以令名而太孺人且兼之則矚壽燕喜曰引而月長之其福報決無爽者豈特邀天子之譽命如目前之鸞書象服而已乎昔人謂子產能養不能教比於眾人之母今邑博吳公經師又人師也使君嚴事吳公使得精心課子弟成就長養無敢投趾公庭士習之一變也即子大夫善養善教之一證也使君非眾人之母而吳公能已於母孺人百年之觴乎哉

陳倉公先生集卷之十八 壽寧太孺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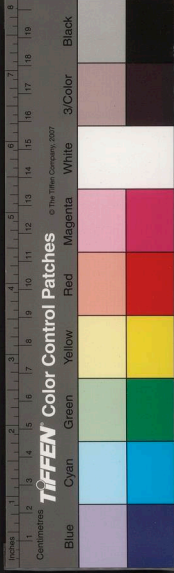
壽武塘錢母陸太君七十序

武塘錢母陸太君庚申登七袞次公康侯守大名不獲御母歸府舍盼盼瞻雲陟岵間長公抑之持節擁傳過家休澣奉卮酒上壽邦君列羔雁父老具牛酒賁相望於其廬太君曰吾家真素不得使里閭怪人薰灼抑之謹受教而通家如不佞輩誼不能無一言往抑之與諸兄弟讀書樵李南湖包園中湖去城遠不復聞城頭過鼓率候雞鳴及膏晷爲節甚或過之文成奏予予謬爲塗乙間談經史以及掌故裨官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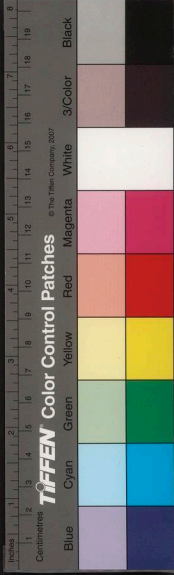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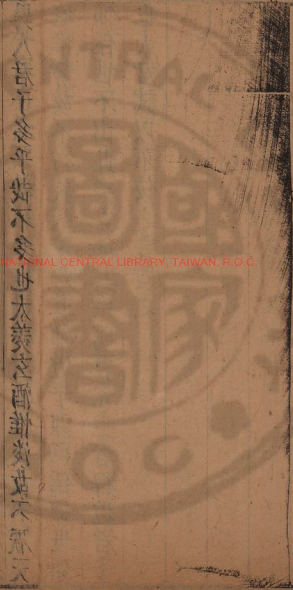
言彼此反覆送難無諦無猜似猶有古道存焉者余
過抑之忠所翁率康侯出肅堂中太君飴以上客之
食已康侯先得雋抑之贈蹬公車每訪余臨饋而嘆
曰我母出靜池陸氏陸氏門壻官給諫吏部獨先君
困諸生未通顯先君已矣如吾母乎意蓋欲博一第
以報太君也乙卯舉賢書丙辰賜狀元及第太君聞
之且喜且怖勅門者無入賀無問便利田宅無張質
庫無收聚舍人兒無炫時世粧晨起部署諸力作晚
視爨下薪戶下牝而後即安居恒食筭器衣大布衣

而已客歲抑之歸閉門百餘日始入郡報謁郡縣及
先生長者不納餼牽不置酒高會不通門人非面刺
焚香堅坐日討先朝之故實而讀之自官府以及諸
曹目三韓以西六詔以北歷歷往來于胸中而挑之
講學談兵與夫朝野向背之局皆默然不應金馬乎
木雞乎吾不得而睨之矣古來不愧科名者代不數
人皆執玉捧盈自重檢點而人亦以重臣期之相與
愛惜成就以待其緩急之用後世歲入輕交遊輕筆
舌輕于是群噪嗷嗷衆目睽睽矣抑之以一淡蕩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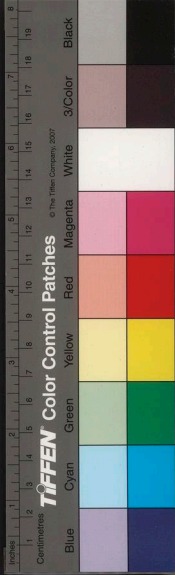
百羶以一靜彈壓百動而康侯又能醇謹潔廉以濟之諸孫襁抱者解盼笑縮髮者解呬吾勝寇者爛文章而不闌戶外十步事門庭簡肅清風穆如太君雖以二子貴猶然七十前寒書生母耳昔陶母截髮挫薦使侃享客以交勝已者秦仲瑛曰母請客旣至無勝友母怒責之是二母余尚以爲多事蓋此可行于聲名未立之小兒而不必行於科名並盛之兄弟澹泊寧靜諸葛武侯相業之所繇出也舍成都八百桑而外寧有餘粟餘帛舍司馬德操龐德公而外寧有異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羨玄酒惟淡故不厭天地惟靜故不朽錢氏子母其知道乎卽巨儒經世列仙任世不出此矣吾聞其宗明吾先生者得道君子也太君試以不佞之言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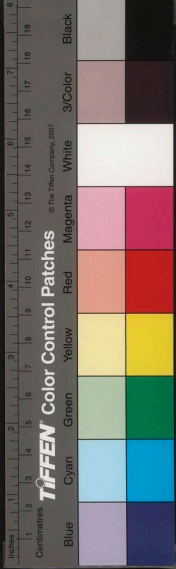
壽節母姚太君七十序

吳中有奇男子曰姚孟長者自少好古學博異書議論不苟同交遊不苟合取與不苟從大約必依於忠孝名節而密行通識輔之人謂酷似其舅蓋文起文先生也而實得之節母太君居多云今年太君且七十孟長之客上至鄉衮以及四方名賢勝流將祿席行酒請而獻言而太君堅謝者再曰往 天子俞侍御請下詔旌廬守相登堂闈史捧檄吾老人且遠巡左讓而不敢受也而今何以侑觴之詞為陳子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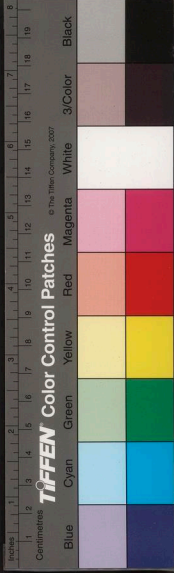
曰唯唯否否姚太君非猶人母也往太君十五歸姚二十有二遭太學君之諱號踊絕食以義自裁施夫人多方慰之曰若死誰爲哺襁中兒誰餼一被土覆姚氏墓頭者太君寤始飲薄糜則裹孟長以苴經老媪負而置之藁桔間比僅十月孤兒耳甫匝期伍伯闖其室縛二奴太君倉卒不能白手孟長投施夫人抱之踉蹌出市上伏謁訟庭凡世俗洗兒辟盤之會左置筆研右置弓矢家人駢肩嘻笑噴噴吉祥善事者子母無一焉未幾孟長病嗽咳嚙乳乳傷迸血錯

口出又未幾就外傳出則目送之歸則摩頂夜課之或茗果相屬或變色却坐不少貸未幾議婚娶又未幾哭孟長婦部署經營辛勤四五十年來不知噉盡幾斛潼嘔盡幾斗血又變盡幾百莖白髮矣使孟長讀書見古人有此事且將感愾浩嘆涕泗縱橫覆卷不忍讀讀亦不能竟况母子飲茶茹蓼親經天壤間之艱苦局局然懼魍魎然驚風雨之飄搖巢卵之顛覆敗帷殘杼之若斷若續生歎呼吸之若存若亡豈直一髮千均一絲九鼎哉今孟長舉於鄉太君旌于



朝又不意遂稱七十老人似可破顏微笑而痛莫
痛於菀枯之相形慘莫慘於存亡之相感入告廟廟
出見宗黨其搏膺而啼攬袂而泣且甚有百愴于生
平者使進此微上第捧 恩綸喜極而悲又將何樂
以解也人情苦則望其太君其則彌苦是母是子何
日有愉快時乎鐵百鍊乃見剛玉火三日乃見性天
欲成就孟長爲本朝第一奇男子故祚之節母爲爐
冶迫之家舅外侮爲猛火聚老之七十年之歲月爲
百鍊千椎可以救吳人之茅靡可以張江東之後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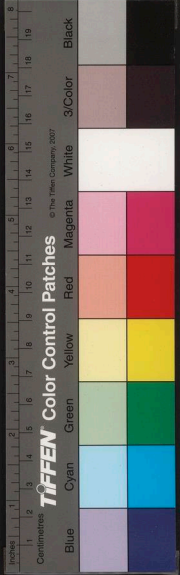
可以使天下不幸而爲孤兒寡婦者母有母鵠節則
太君子有子鵠忠孝則孟長姚氏一門真重于千鈞
九鼎矣文天祥陸秀夫號召豪傑鼓唱忠義而孤不
能保何如李善程嬰李善程嬰能保孤矣而爲丈夫
易爲婦人女子難何如孟長母母回思往事不忍觸
回視古人不當一引蒲乎孟長曰善請跪而奏之而
後奉命整車就南宮之役



壽師母管太夫人八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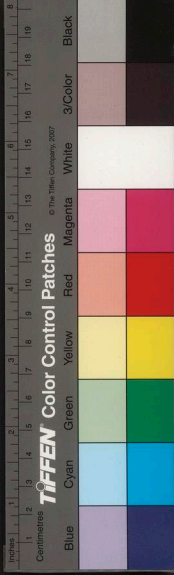
歲丙辰七月廿有五日吾師東溟先生之元配陳太夫人八十矣太夫人勑門者無內庭實無洒酒刑牲席之唯唯謹奉命念無侑觴者則徵言韓子韓子以禮辭既而自維某問道門牆最久且與席之交最深所謂温不增華寒不改葉者也義不能無一言以爲康爵之獻夫人出吳中名閥既歸吾師卽謝去時世妝曰昔者柳下惠之妻與孟曜德何人哉請綦縞從而後矣吾師自少以聖賢豪傑自負冷面強項落落

©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與人伍家雖貧未嘗以一介與人太夫人爲節縮
衣食以助師則甚難旣貴猶無異食貧時衣不重采
肉不重簋則甚難吾師望益高海內客益衆當路干
旌以月至門生子弟執經問奇者以日至諸侯王卿
相與縑素之徵言者以刻至吾師一一應之其咄嗟
餼餉皆出太夫人手則甚難吾師好爲人解排又好
爲人施舍入謀之太夫人太夫人傾庾困質瑱環則
甚難席之讀天下書友天下士其客不減師而太夫
人爲佐讀復佐客有截髮挫薦之風則甚難微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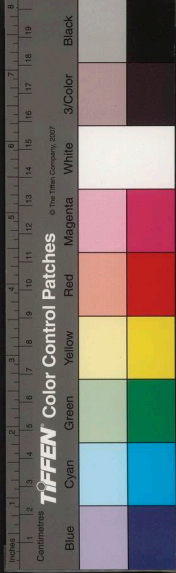
也當江陵奪情時五君子以綱常大義先後上書得
嚴譴吾師激發又密護之假使太夫人撼之以禍福
常人且繞指矣楚相旣敗吾師廷推起家旋以牴牾
朝貴而罷又使太夫人挑之以伎求常人且熱中矣
今吾師進以忠正名退以德素名爲名節祭酒爲理
學者宿其聖賢豪傑之作用雖不盡展於朝而席之
爲之傳火於薪羣弟子門生爲之傳燈於火其伊誰
成之則太夫人力也斯又非難之難者耶吾師嘗謂
乾元出世之宗乃文殊性海坤元經世之法乃普賢



行海師以性覺世類乾太夫人以行贊師類坤乾坤終始爲八卦權輿其算數豈可量哉今太夫人八十正福壽權輿之始而席之長子用事行且以震而發乾坤旋轉之事業名臣婦名士母他人所難太夫人獨易是又可以驟然而進一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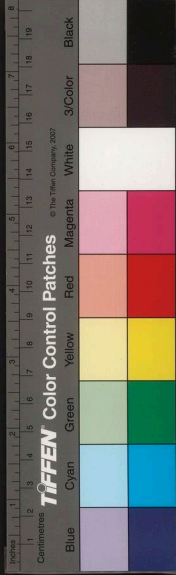
壽王母章太安人七十序

萬曆丙午瑯琊有兩壽母皆七十其一爲閑仲淵李母章安人其一爲罔伯母李孺人李孺人奉竺乾戒惟謹罔伯吏部長安時郵冠帔而進之孺人蒨焚香禮闕一再御而已而布蔬如故當七十戒無內羔雁亦無得灑酒刑牲以召客罔伯唯唯奉教章安人事佛視李孺人稍腆而能小劑於世法故其壻趙叔度楊季蘅等猶得以清言爲筐篚屬序陳子閑仲亦且需次曰吾奏陳子言而後北行予惟海內稱高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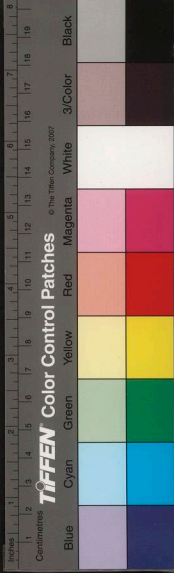
閱無如瑯琊王氏爰笏傳圭十輪九戟舉天下衣冠之族莫敢雁行而太嘗與童安人並以博太嚴重著聞爲子弟所莊憚童安人老多邁吉祥顧中更俯仰苑枯之狀非一亦惟安人備嘗爲特甚當大司馬中讒太嘗與司寇棄官跣長安而留安人治家秉北望涕洟且卜且禱恨不能身代大司馬太嘗抵家時方苦大潦盜火震于隣安人急謀太恭人偕城居轉徙左右掖太嘗居廬三載骨立旣除服負瘵疾更甚安人問訊不移晷飲食藥裹相望于道郁恭人性卜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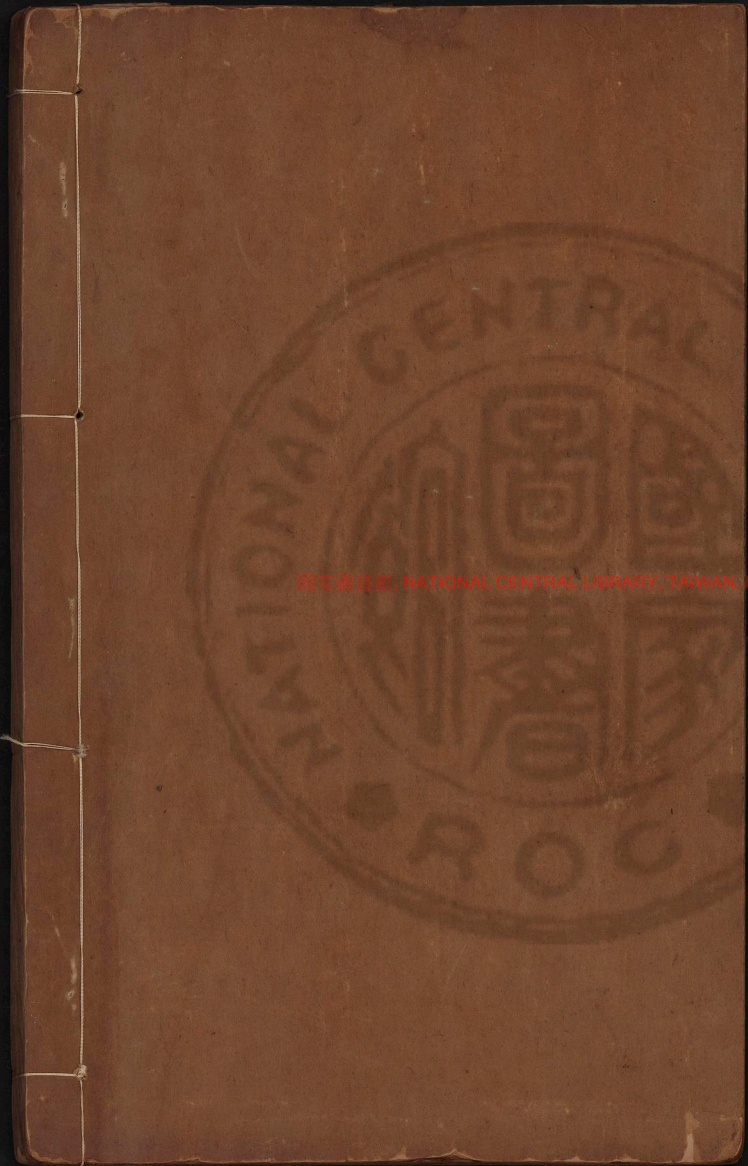
易爲恚安人以精心善氣迎之婉轉調解以得其歡心司寇爲文章王盟太嘗輔之四方豪士輻輳進安人課爨下咄嗟治辦豐殺中程太嘗出就他氏飲食旨而甘安人陰調食經而治之具如法往往有精出他氏者太嘗好法書名畫晚治亭圃緣飾以名花奇石幾罄橐而安人無異言太嘗好施與擬司寇少裁而能不失宗黨戚執心閭左歲儉倡大姓出困廩以活餓孳可萬計大半出安人旨太嘗時伏時起所至有神明水藥聲皆安人檢括約束門戶力也太常課



子侄同等小不合度輒戟筆奮几呼詈達墻壁安人
進則溫言解之退則筐果杯茗以非時佐讀甚則束
帛受餐於子姓之名傳三致意焉伯子叔子以中道
天安人撫兩癸及其子女皆成立今子顛接武閑仲
而起矣安人備嘗此數者而大要本於知大體近人
情終之以有恒其德近情故色不猜慎知體故禮不
疏數德無二三故無溢喜溢怒驟寒驟燠之市心而
內外歸德於安人者亦如出一口易之論貞吉反覆
歸重於閑有家蓋婦人女子之移風俗捷於朝廷學

校而十倍于士大夫弘正以後三吳房中之教稍非
故矣有如安人之孝慈莊敬老而不衰子女修謹廩
廩成一代家法雖安人神明識度足以勝之亦繇其
甘苦備嘗閱世深而練事老也少年福薄好爲纖佻
庸詎知博大嚴重爲安人壽者相乎趙叔度曰審若
是請爲閑仲脂車而行無反顧安人亦無所事祝于
竺乾長壽佛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